



春秋左氏傳
六

襄公
昭公

卷六

□ 12
1772
7





春秋卷第十六



左氏傳

襄公

五

二十有七年春

齊人城邾之歲在二十四年其夏齊烏餘以廩丘奔

晉廩丘齊大夫襲衛羊角取之羊角地名遂襲我高

魚魯高地有大雨自其竇入兩故水介于其庫高入

介魚庫而以登其城克而取之又取邑于宋於是

范宣子卒諸侯弗能治也不能治也及趙文子

為政乃卒治之文子言於晉侯曰晉為盟主諸

侯或相侵也則討而使歸其地今烏餘之邑皆

討類也言此類宜見討類而貪之是無以為盟主也請歸

之公曰諾孰可使也對曰胥梁帶能無用師晉

侯使往晉大夫二十七年春胥梁帶使諸喪邑

者齊魯宋衛具車徒以受地必周周密也使烏餘

具車徒以受封烏餘詐許封地烏餘以其眾出使

諸侯偽效烏餘之封者邑效致也而遂執

之盡獲之徒獲其眾皆取其邑而

齊侯使慶

歸諸侯諸侯是以睦於晉

封來聘

景公即位通嗣君也齊慶封來聘其車姜孟

姜孚季慶封字叔孫曰豹聞之服姜不稱必以惡終

姜車何為叔孫與慶封食不敬為賦相鼠亦不

知也取其相鼠有皮人而夏叔孫豹會晉趙武

無儀為明年奔傳

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

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

公奐

後同○會者十四國齊秦不交見邾滕為私屬皆不與盟宋為主與盟可知故經唯序九國大夫會始行
 尹子木欲弭諸侯之兵以為名如晉告趙孟趙孟謀於諸大夫韓宣子曰兵民之殘也財用之蠹小國之大菑也菑同將或弭之雖曰不可必將許之弗許楚將許之以召諸侯則我失為盟主矣晉人許之如楚楚亦許之如齊齊人難之陳文子曰晉楚許之我焉得已且人曰弭兵而

我弗許則固攜吾民矣將焉用之齊人許之告於秦秦亦許之皆告於小國為會於宋五月甲辰晉趙武至於宋丙午鄭良霄至六月丁未朔宋人享趙文子叔向為介司馬置折俎禮也折俎
合享卿之禮周禮仲尼使舉是禮也以為多文司馬掌會同之事
 辭舉謂記錄之仲尼使弟子特舉此禮者以此享多文辭可為法 戊申叔孫豹齊慶封陳須無衛石惡至須無陳 甲寅晉荀盈從趙武至丙辰邾悼公至小國故 壬戌楚公子黑肱先至成言於晉肱時令尹子木止陳遣黑肱先與晉成盟載之言 丁卯宋向戌如陳從子木成言於楚成楚之言 戊辰

滕成公至子木謂向戌請晉楚之從交相見也

使諸侯從晉楚者更相朝見

庚午向戌復於趙孟趙孟曰晉

楚齊秦匹也晉之不能於齊猶楚之不能於秦

也而不能使之楚君若能使秦君辱於敝邑寡君敢

不固請於齊壬申左師復言於子木子木使

駟謁諸王謁告也王曰釋齊秦他國請相見也

衛殺其大夫甯喜衛侯之弟鱣

出奔晉

鱣穀作專○討甯喜不以其罪衛故稱國以殺鱣書弟罪衛侯也甯喜專公患之公孫免餘請殺之

免餘衛大夫公曰微甯子不及此吾與之言矣言政由甯

氏事未可知祗成惡名止也對曰臣殺之君勿

與知乃與公孫無地公孫臣謀二公孫衛大夫使攻甯

氏弗克皆死無地及臣皆死公曰臣也無罪父子死余

矣獻公出時臣之夏免餘復攻甯氏殺甯喜及

右宰穀尸諸朝石惡將會宋之盟受命而出衣

其尸枕之股而哭之欲斂以亡懼不免且曰受

命矣乃行子鮮曰逐我者出謂孫林父納我者死謂甯

喜賞罰無章何以沮勸君失其信而國無刑不

亦難乎且鱣實使之使君遂出奔晉公使止之

不可及河又使止之止使者而盟於河晉不託

於木門木門不鄉衛國而坐木門大夫勸之仕

不可曰仕而廢其事罪也從之昭吾所以出也

將誰愬乎從之謂治其事治則吾不可以立

於人之朝矣終身不仕公喪之如稅服終身禮

月已過聞喪追服謂之公與免餘邑六十辭曰

唯卿備百邑臣六十矣下有上祿亂也此一乘

邑方十里臣弗敢聞且甯子唯多邑故死臣

懼死之速及也公固與之受其半以為少師公

使為卿辭曰大叔儀不貳能贊大事君其命之

乃使文

子為卿

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

大夫盟于宋

秋七月戊寅左師至是夜也趙孟及子皙盟

以齊言

齊二國之辭

庚辰子木至自陳陳孔奐

蔡公孫歸生至曹許之大夫皆至以藩為軍藩

趙孟荀盈曰楚氛甚惡懼難氣趙孟曰吾左

還入於宋若我何晉營在宋東北急可辛巳將盟

於宋西門之外楚人衷甲甲在伯州犂曰合諸

侯之師以為不信無乃不可乎夫諸侯望信於
 楚是以来服若不信是棄其所以服諸侯也固
 請釋甲子木曰晉楚無信久矣事利而已苟得
 志焉焉用有信大宰退大宰伯告人曰令尹將
 死矣不及三年求逞志而棄信志將逞乎志以
 戮言言以出信信以立志參以定之信亡何以
 及三三者具而身安三者不備何以趙孟患楚
 衷甲以告叔向叔向曰何害也匹夫一為不信
 猶不可單斃其死單盡也斃踏也言不信之人無得生者若合諸
 侯之卿以為不信必不捷矣食言者不病病謂攻而

病我非子之患也夫以信召人而以僭濟之信成也
 必莫之與也安能害我且吾因宋以守信成也
 病則夫能致死與宋致死雖倍楚可也夫猶彼也謂宋
 也言楚若病我則宋子何懼焉又不及是又楚人必致死力可倍楚
 及情不應曰弭兵以召諸侯而稱兵以害我吾
 庸多矣非所患也晉獨取信故其功多季武子使謂叔孫
 以公命曰視邾滕兩事晉比小國既而齊人請邾
 宋人請滕皆不與盟私屬二國故叔孫曰邾滕人之
 私也我列國也何故視之宋衛吾匹也乃盟故
 不書其族言違命也劉敞曰豹不氏一事非也晉

楚爭先爭先晉人曰晉固為諸侯盟主未有先

晉者也楚人曰子言晉楚匹也若晉常先是楚

弱也且晉楚狎主諸侯之盟也久矣狎更豈專

在晉叔向謂趙孟曰諸侯歸晉之德只狎更非

歸其尸盟也尸主子務德無爭先且諸侯盟小

國固必有尸盟者小國主楚為晉細不亦可乎

楚欲任晉細乃先楚人書先晉晉有信也壬午

宋公兼享晉楚之大夫趙孟為客客一坐子木

與之言弗能對使叔向侍言焉子木亦不能對

也乙酉宋公及諸侯之大夫盟于蒙門之外重

故不書蒙子木問於趙孟曰范武子之德何如

對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無隱情其祝史

陳信於鬼神無愧辭子木歸以語王王曰尚矣

哉尚上能歆神人宜其光輔五君以為盟主也

五君謂文子木又語王曰宜晉之伯也有叔向

以佐其卿楚無以當之不可與爭晉荀盈遂如

楚涖盟鄭伯享趙孟于垂隴自宋還子展伯有

子西子產子大叔二子石從二子石印趙孟曰

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以率君貺武亦以

觀七子之志子展賦草蟲以趙孟趙孟曰善哉

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當之伯有賦鷄之賁

賁趙孟曰林第之言不踰闕况在野乎非使人

之所得聞也第之音萍簣也詩刺淫亂故云林

西賦黍苗之四章比趙孟伯趙孟曰寡君在武何

能焉子產賦隰桑義取既見君趙孟曰武請受

其卒章卒章曰心乎愛之見規誨子大叔賦野有

蔓草取適我願兮相趙孟曰吾子之惠也印段賦

蟋蟀取其好樂無趙孟曰善哉保家之主也吾

有望矣能懼所公孫段賦桑扈義取君子有趙

孟曰匪交匪教福將焉往桑扈禮能受天祐趙

辭福祿得乎卒享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將為戮

矣詩以言志志誣其上而公怨之以為賓榮猶公

顯然其能久乎幸而後亡幸獲叔向曰然已侈侈汰

甚已所謂不及五稔者夫子之謂矣為三十年鄭

文子曰其餘皆數世之主也子展其後亡者也

在上不忘降謂賦我印氏其次也樂而不荒樂

以安民不淫以使之後亡不亦可乎宋左師請

賞曰請免死之邑欲稱功加賞故公與之邑六

十以示子罕子罕曰凡諸侯小國晉楚所以兵

威之畏而後上下慈和慈和而後能安靖其國

家以事大國所以存也無威則驕驕則亂生亂
生必滅所以亡也天生五材金木水火土也民並用之
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是五材之金兵之設久矣所以
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亂人以廢廢興
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而子求去之不亦
誣乎以誣道蔽諸侯罪莫大焉縱無大討而又
求賞無厭之甚也削而投之削賞左師之書左師辭邑
向氏欲攻司城司城子罕左師曰我將亡夫子存我
德莫大焉又可攻乎君子曰彼已之子邦之司
直樂喜之謂乎何以恤我我其收之恤憂也收取也向

戌之

齊崔杼生成及疆而寡偏喪取東郭

謂乎

○姜生明東郭姜以孤入曰崇无咎无咎

崇公之子與東郭偃相崔氏崔成有疾而廢之而立

明成請老子崔成欲居崔崔子許之偃與无咎

弗予曰崔宗邑也必在宗主宗邑宗廟所在成

與疆怒將殺之告慶封曰夫子之身亦子所知

也唯无咎與偃是從父兄莫得進矣大恐害夫

子敢以告夫子謂慶封曰子姑退吾圖之告盧

蒲癸癸音醫慶盧蒲癸曰彼君之讎也天或

者將棄彼矣彼實家亂子何病焉君謂崔之薄

慶之厚也崔敗則他日又告復疆慶封曰苟利

夫子必去之難吾助女若有危難我當助女九月庚辰崔

成崔彊殺東郭偃棠无咎於崔氏之朝崔子怒

而出其衆皆逃求人使駕不得使圉人駕寺人

御而出且曰崔氏有福止余猶可恐禍不遂見止其身

慶封慶封曰崔慶一也是何敢然請為子討之

使盧蒲癸帥甲以攻崔氏崔氏堞其宮而守之

弗克使國人助之遂滅崔氏殺成與彊而盡俘

其家其妻縊郭妻東郭姜癸復命於崔子且御而歸之

癸為崔子御至則無歸矣乃縊崔明夜辟諸大墓音辟

闕開先冢以藏之辛巳崔楚遠罷如晉涖盟罷令尹子

明來奔慶封當國蕩報者盈也晉侯享之將出

賦既醉義取君子萬年以美晉侯叔向曰遠氏之有後於楚

國也宜哉承君命不忘敏子蕩將知政矣敏以

事君必能養崔氏之亂五年申鮮虞

民政其焉往冬來奔僕質於野為質人以喪

莊公為齊莊公服喪冬楚人十有二月乙亥

名之遂如楚為右尹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朔日有食之辰在申司歷過也再失閏

矣周十一月今九月斗
為再失閏若十二月則

二十有八年春無冰二十八春無
冰梓慎曰今茲

宋鄭其饑乎梓慎魯
歲在星紀而淫於玄枵音枵

以有時蓄陰不堪陽冰盛陰用事而無
蛇乘龍

星也歲星本位在東方
宋鄭必饑玄枵虛

中也玄枵三宿
枵耗名也土虛而民耗不饑何

為次無冰則地之氣發洩故曰
夏

齊侯陳侯蔡侯北燕伯杞
伯胡子沈子白狄朝于晉

宋之盟故也沈蔡屬
齊侯將行慶封曰我不與

盟何為於晉釋以宋盟
陳文子曰先事後賄禮也

也賄謂朝而獻功
小事大未獲事焉從之如志禮

丘之盟未可忘也子
衛石惡出奔晉

其勸行重丘盟在
衛人討甯氏之黨故石惡出奔晉衛人立

其從子圃以守石氏之祀禮也石惡後
邾

襄公

十二

子來朝 邾悼公來 朝時事也 秋八月大雩 秋

月大雩 蔡侯歸自晉入于鄭鄭伯享之不

旱也 敬子產曰蔡侯其不免乎日其過

此也 往日至 君使子展廷勞於東門之外而傲

也 往 吾曰猶將更之今還受享而惰乃其心也

君小國事大國而惰傲以為己心將得死乎若

不免必由其子其為君也淫而不父 通大子僑

聞之如是者恒有 仲孫羯如晉 孟孝伯

子禍 為三十年 蔡弒君傳 如晉告

將為宋之盟故如楚也蔡侯之如晉也鄭伯使

游吉如楚及漢楚人還之曰宋之盟君實親辱

鄭伯 謂 今吾子來寡君謂吾子姑還吾將使駟奔

問諸晉而以告 問鄭君應 子大叔曰宋之盟君

命將利小國而亦使安定其社稷鎮撫其民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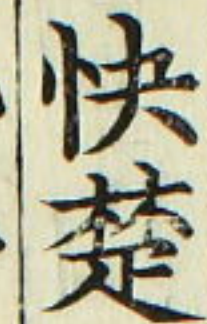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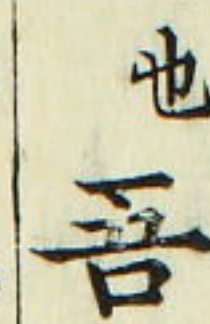

以禮承天之休此君之憲令而小國之望也寡

君是故使吉奉其皮幣以歲之不易聘於下執

事 言歲有饑荒之 今執事有命曰女何與政令

之有必使而君棄而封守跋涉山川蒙犯霜露

以逞君心小國將君是望敢不唯命是聽無乃

非盟載之言以闕君德而執事有不利焉小國是懼不然其何勞之敢憚子大叔歸復命告子展曰楚子將死矣不修其政德而貪昧於諸侯以逞其願欲久得乎周易有之在復  震下坤上之頤  震上艮下曰迷復凶  復上六其楚子之謂乎欲復其願而棄其本  復歸無所是謂迷復  失道已遠又無所歸能無凶乎君其往也送葬而歸以快楚心  必言楚子死楚不幾十年未能恤諸侯也  吾乃休吾民矣裨竈曰今茲周王及楚子皆將死  禪竈鄭歲棄其次而旅於明年之次以害

鳥帑周楚惡之

歲星彗星紀客在玄枵失次於北禍衝在南南為朱鳥鳥尾日

帑鷄火鷄尾周楚之分

故周王楚子受其咎 九月鄭游吉如晉告將

朝于楚以從宋之盟子產相鄭伯以如楚舍不

為壇

賔至郊設壇以受郊勞今但為草舍

外僕言曰昔先大夫相

先君適四國未嘗不為壇 外僕掌舍者 自是至今亦

皆循之今子草舍無乃不可乎子產曰大適小

則為壇小適大苟舍而已焉用壇僑聞之大適

小有五義宥其罪戾赦其過失救其蓄患賞其

德刑教其不及小國不困懷服如歸是故作壇

以昭其功宣告後人無怠於德小適大有五惡

說其罪戾說也請其不足行其政事奉行共其

職貢從其時命從朝會不然則重其幣帛以賀

其禍而吊其凶皆小國之禍也焉用作壇以昭

其禍所以告子孫無昭禍焉可也傳見諸侯朝

冬齊慶封來奔齊慶封好田而者酒與

實遷于盧蒲嫫氏易內而飲酒內實實物妻妾

其內人數日國遷朝焉就於盧蒲使諸亡人得

賊者以告而反之亡人辟崔氏難出奔者故反

盧蒲癸癸臣子之子之慶舍有寵妻之以女慶舍之

士謂盧蒲癸曰男女辨姓子不辟宗何也慶氏

氏皆曰宗不余辟言舍欲余獨焉辟之賦詩斷

章余取所求焉惡識宗言已欲有求不能顧禮

而癸言王何而反之二人皆嬖二子皆莊公黨

為公使執寢戈而先後之寢戈親公膳日雙雞

報公公膳大饗人竊更之以驚御者知之則去其

肉而以其洎饋諸驚鴨也洎肉汁御進食者欲使

癸王何子雅子尾怒二子皆慶封告盧蒲嫫盧

蒲嫫曰譬之如禽獸吾寢處之矣言能殺而使

析歸父告晏平仲子欲與共謀平仲曰嬰之衆不

足用也知無能謀也言弗敢出不謀有盟可也

子家曰子之言云子家析又焉用盟告北郭子

車子車齊大夫子車曰人各有以事君非佐之所能

也佐子車名陳文子謂桓子桓子文子曰禍將作矣

吾其何得對曰得慶氏之木百車於莊文子曰

可慎守也已木良材莊要路言將代執國權蓋

或卜攻讎敢獻其兆詐問子之曰克見血主殺

冬十月慶封田于萊陳無宇從丙辰文子使召

之請曰無宇之母疾病請歸慶季卜之示之兆

曰死奉龜而泣無宇乃使歸慶嗣聞之嗣慶封

曰禍將作矣謂子家速歸子家慶禍作必於嘗

亡矣幸而獲在吳越子息陳無宇濟水而戕舟

穀梁毀舟壞梁盧蒲姜謂癸曰有事而不告我

必不捷矣姜癸妻癸告之姜曰夫子復莫之止

將不出我請止之夫子謂慶舍言舍狠復自用

癸曰諾十一月乙亥嘗于大公之廟慶舍涖事

盧蒲姜告之且止之告以有變弗聽曰誰敢者

遂如公至公麻嬰為尸為祭慶奠為上獻奠音

獻者先盧蒲癸王何執寢戈慶氏以其甲環公宮

廟在陳氏鮑氏之圉人為優優為俳慶氏之馬善

驚士皆釋甲束馬束也而飲酒且觀優至於魚

里魚里名優在藥高陳鮑之徒介慶氏之甲

藥子雅高子尾陳陳須無鮑鮑國慶子尾抽楠

擊扉三楠椽也扉門闔盧蒲癸自後刺子之王

何以戈擊之解其左肩猶援廟楠動於莞莞屋棟

以俎壺投殺入而後死遂殺慶繩麻嬰慶繩即

公懼鮑國曰羣臣為君故也言欲尊陳須無以

公歸稅服而如內宮稅祭慶封歸遇告亂者丁

亥伐西門弗克還伐北門克之入伐內宮弗克

及陳于嶽嶽里名請戰弗許遂來奔獻車於季武

子美澤可以鑑展莊叔見之莊叔魯大夫曰車甚澤

人必瘁宜其亡也叔孫穆子食慶封慶封記祭

記祭遠敬穆子不說使工為之誦茅鴟逸詩刺

亦不知既而齊人來讓讓魯奔吳吳句餘予之

朱方句餘吳子夷聚其族焉而居之富於其舊

子服惠伯謂叔孫曰天殆富淫人富謂之殃天其殃

穆子曰善人富謂之賞淫人富謂之殃天其殃

之也其將聚而殲旃為昭四年崔氏之亂喪羣

公子故鉏在魯叔孫還在燕賈在句瀆之丘二在

年十一及慶氏亡皆召之具其器用而及其邑焉

與晏子邶殿其鄙六十邶殿齊別都與邶六十邑弗受子

尾曰富人之所欲也何獨弗欲對曰慶氏之邑

足欲故亡吾邑不足欲也益之以邶殿乃足欲

足欲亡無日矣在外不得宰吾一邑若出一邑尚在

主之不受邶殿非惡富也恐失富也且夫富如

布帛之有幅焉為之制度使無遷也幅布帛廣也夫

民生厚而用利於是乎正德以幅之使無黜嫚

黜猶放也謂之幅利德為利過則為敗吾不敢貪多

所謂幅也與北郭佐邑六十受之與子雅邑辭

多受少與子尾邑受而稍致之致還公以為忠

故有寵釋盧蒲癸于北竟釋放求崔杼之尸將

戮之不得叔孫穆子曰必得之武王有亂臣十

人本或無人臣字崔杼其有乎不十人不足以葬葬十

終敗露既崔氏之臣曰與我其拱璧崔氏大璧吾獻

其柩於是得之十二月乙亥朔齊人遷莊公殯

于大寢更殯於路寢十二月乙亥誤以其棺尸崔杼於市

國人猶知之

皆曰崔子也

十有一月公如楚

諸夏始

見於楚蓋傷之也

為宋之盟故公及宋公陳侯鄭伯許

男如楚公過鄭鄭伯不在已在伯有廷勞於黃

崖不敬穆叔曰伯有無戾於鄭鄭必有大咎敬

民之主也而棄之何以承守無以承先守家鄭人不討

必受其辜濟澤之阿行潦之蘋藻寘諸宗

室季蘭尸之敬也季蘭服蘭之少敬可棄乎 十

有二月甲寅天王崩靈王也癸巳天王崩未來赴亦未

書禮也王人來告喪問崩日以甲寅告故書

之實十一月甲寅告以徵過也無事緩告譏其怠慢

乙未楚子昭卒十二月無乙未日誤及漢公如楚至漢

昭伯曰我楚國之為豈為一人行也昭伯叔仲帶

服惠伯曰君子有遠慮小人從邇飢寒之不恤

誰遑其後不如姑歸也叔孫穆子曰叔仲子專

之矣言足專任子服子始學者也言未識速榮成伯曰遠

圖者忠也成伯榮成公遂行宋向戌曰我一人之

為非為楚也飢寒之不恤誰能恤楚姑歸而息

民待其立君而為之備宋公遂及楚

屈建卒趙文子喪之如同盟禮也

二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

二十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釋不朝正于廟也

也釋解楚人使公親禴使諸侯遣公患之穆叔曰彼

殯而禴則布幣也先使巫與朝而布幣無異乃使

巫以挑莉先被殯挑鬼所惡莉喪有此禮楚人

弗禁既二月癸卯齊人葬莊公

而悔之於北郭夏五

月公至自楚夏四月葬楚康王公及陳侯鄭伯許男送葬至于西

門之外諸侯之大夫皆至于墓楚邾敖即位邾

康王子王子圍為令尹鄭行人子羽曰是謂不

宜必代之昌松栢之下其草不殖言楚君弱令

盛為昭元年圍公還及方城季武子取卞卞魯

使公治問季氏屬大夫璽書追而與之曰聞

守卞者將叛臣帥徒以討之既得之矣敢告公

治致使而退及舍而後聞取卞乃書公曰欲之

而言叛祗見疏也言欲得卞而誣公謂公冶曰

吾可以入乎對曰君實有國誰敢違君公與公

冶冕服卿賞以固辭強之而後受公欲無入榮成

伯賦式微乃歸

義取寄寓之微陋勸公歸

五月公至自楚公

冶致其邑於季氏而終不入焉

不入季孫家

曰欺其

君何必使余季孫見之則言季氏如他日不見

則終不言季氏

就家見之則言其政事如前日不見則否

及疾聚其

臣大夫

曰我死必無以冕服斂非德賞

葬

也言公畏季氏而賞其使非以我有德且無使季氏葬我

○靈

王不書魯

鄭上卿有事

鄭簡公在楚上卿有居守之事

子展使

印段往伯有曰弱不可子展曰與其莫往弱不

猶愈乎詩云王事靡盬不遑啓處監不堅固也東西

南北誰敢寧處堅事晉楚以蕃王室也王事無

曠何常之有遂

使印段如周

庚午衛侯衎卒○閻

弑吳子餘祭

閻不稱名姓書弑而伐越獲俘焉以為閻使守

舟吳子餘祭觀

○鄭子展卒子皮即位子皮代父

舟閻以刀弑之

為上於是鄭饑而未及麥

民病子皮以子展之命餼國人粟戶一鍾

在喪故以

父命六斛四斗日鍾是以得鄭國之民故罕氏常掌國政

以為上卿宋司城子罕聞之曰鄰於善民之望

也鄰近善人民亦望君為善宋亦饑請於平公出公粟以餼

使大夫皆餽司城氏餽而不書為大夫之無者
餽宋無飢人叔向聞之曰鄭之罕宋之樂其後
亡者也二者其皆得國乎民之歸也
施而不德樂氏加焉其以宋升降乎

仲孫

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

世叔儀鄭公孫段曹人莒人滕

人薛人小邾人城杞

儀公作齊莒人
下公穀有邾人
晉平公杞出也

故治杞

地理

六月知悼子合諸侯之大夫以城

杞孟孝伯會之鄭子大叔與伯石往

伯石即

子

大叔見大叔文子與之語文子曰甚乎其城杞

也子大叔曰若之何哉晉國不恤周宗之闕而

夏肆是屏

周宗諸姬夏肆杞

其棄諸姬亦可知

也已諸姬是棄其誰歸之吉也聞之

吉子大

棄

同即異是謂離德詩曰協比其鄰昏姻孔云晉

不鄰矣其誰云之

云旋也旋

齊高子容與宋司

徒見知伯女齊相禮

子容高止高厚之子司徒

也

也賓出司馬佚言於知伯曰二子皆將不免

司

馬

女侯即子容專司徒侈皆亡家之主也知伯曰何

如對曰專則速及侈將以其力斃專則人實斃

之將及矣為此秋高止出

奔燕昭二十年華定出奔陳傳

晉侯使士鞅來聘

范獻子來聘拜城杞也謝魯為杞城公享之展莊叔

執幣射者三耦二耦人為耦公臣不足取於家臣家臣

展瑕展玉父為一耦公臣公巫召伯仲顏莊叔

為一耦鄆鼓父黨叔為一耦言公室卑微不能備三耦晉侯

使司馬女叔侯馬即司侯來治杞田使魯歸前弗盡

歸也晉悼夫人愠曰齊也取貨先君若知也

不尚取之不尚叔侯之取貨公告叔侯叔侯曰虞虢焦

滑霍揚韓魏皆姬姓也八國皆晉所滅晉是以大若非

侵小將何所取武獻以下武公獻公兼國多矣誰得

治之杞夏餘也而即東夷也即就魯周公之後也

而睦於晉以杞封魯猶可而何有焉言晉何有於杞欲盡

夫相繼於朝史不絕書府無虛月如是可矣何

必瘠魯以肥杞且先君而有知也毋寧夫人而

焉用老臣先言

杞子來盟

其田故書曰子

君毋寧怪夫先言

賤之也

禮用夷故

吳子使札來聘

不稱公子其禮未同上國此吳始聘之

來聘見叔孫穆子說之謂穆子曰子其不得死乎好善而不能擇人吾聞君子務在擇人吾子為魯宗卿而任其大政宗卿宗不慎舉何以堪之禍必及子為昭四年豎起本請觀於周樂使工為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矣為之歌邶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康叔周公弟武公康叔九世孫二君德化為深遠雖遭宣公懿公之亂亡民不至困

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

宗周隕滅故憂

思猶有先王遺風故不懼

為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

堪也是其先亡乎

美其音譏其煩

為之歌齊曰美哉泱

泱乎大風也哉

泱泱弘聲

表東海者其大公乎國

未可量也為之歌豳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

周公之東乎

周公遭管蔡之變東征三年

為之歌秦曰此之

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

佐平王東遷受其舊為之歌魏曰美哉颯颯乎大

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

颯颯中庸聲險當

為倫字

為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

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
 為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淫蕩無忌自鄙
 以下無譏焉為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文思
 武之德而怨而不言怨時政其周德之衰乎猶
 有先王之遺民焉為之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
樂熙熙和曲而有直體論其其文王之德乎為之
 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邇而不偏
 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
 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
 處而不底底滯行而不流五聲和八風平節有

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頌有殷魯故曰見舞
 象劓南籥者籥音朔象劓武舞所執南曰美哉
 猶有憾猶未洽見舞大武者武王曰美哉周之
 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濩者殷湯曰聖人之弘
 也而猶有慙德聖人之難也慙德謂見舞大夏
 者禹之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修之勞勤
水土不見舞韶劓者舜音簫曰德至矣哉大矣
 如天之無不疇也疇覆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
 盛德其蔑以加於此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
 敢請已魯用四代之樂故其出聘也通嗣君也

吳子餘祭嗣立時餘祭已死而札到魯未聞喪故遂聘于齊說晏平仲

謂之曰子速納邑與政無邑無政乃免於難齊

國之政將有所歸未獲所歸難未歇也故晏子

因陳桓子以納政與邑是以免於藥高之難在難

昭十聘於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縞帶子產

獻紵衣焉吳地貴縞鄭地貴紵故各獻所貴謂子產曰鄭之執

政侈難將至矣政必及子子為政慎之以禮不

然鄭國將敗適衛說蘧瑗史狗史朝之子文子史鮪史魚

公子荆公叔發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

自衛如晉將宿於戚聞鐘聲焉曰異哉吾聞之

也辯而不德必加於戮辯猶爭也夫子獲罪於君以

在此夫子謂孫文子懼猶不足而又何樂夫子之在此

也猶燕之巢于幕上君又在殯而可以樂乎公獻

未遂去之文子聞之終身不聽琴瑟適晉說趙

文子韓宣子魏獻子曰晉國其萃於三族乎說

叔向將行謂叔向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

夫皆富政將在家吾子

好直必思自免於難 秋九月葬衛獻

公○齊高止出奔北燕

北燕始秋九月齊公

孫薑公孫竈放其大夫高止於北燕薑子尾乙

未出書曰出奔罪高止也高止好以事自為功

且專故冬仲孫羯如晉冬孟孝伯如晉

難及之報范叔也士鞅

○為高氏之難故高豎以盧叛豎高止子十月庚

寅閭丘嬰帥師圍盧高豎曰苟使高氏有

後請致邑齊人立敬仲之曾孫鄰良敬仲也音鄰

賢良也十一月乙卯高豎致盧而出奔晉晉人城

綿而鄭伯有使公孫黑如楚黑子辭曰楚

寘旃鄭方惡而使余往是殺余也伯有曰

世行也言女世人子皙曰可則往難則已何世之

有伯有將強使之子皙怒將伐伯有氏大夫和

之十二月己巳鄭大夫盟於伯有氏裨諶曰是

盟也其與幾何裨諶鄭大夫詩曰君子屢盟亂是用

長今是長亂之道也禍未歇也必三年而後能

紓然明曰政將焉往裨諶曰善之代不善天命

也其焉辟子產舉不踰等則位班也子產位次

擇善而舉則世隆也世尚天又除之奪伯有魄

子西即世將焉辟之天禍鄭久矣其必使

子產息之乃猶可以戾也戾定不然將亡矣

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遠罷

來聘

罷公作
頗後同

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遠罷

即郊教

穆叔問王子之為

政何如

王子

對曰吾儕小人食而聽事猶懼不

給命而不免於戾焉與知政固問焉不告穆叔

告大夫曰楚令尹將有大事

○

二月癸未晉

子蕩將與焉助之匿其情矣

悼夫人食與

人之城杞者也

與衆

絳縣人或年長矣無子而往

與於食有與疑年

將有所與

使之年

使其言

曰臣

小人也不知紀年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

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於今三之一也

所謂夏

正季末也

指最後甲子而言三分

吏走問諸朝

師曠曰魯叔仲惠伯會郤成子于承匡之歲也

文十是歲也狄伐魯叔孫莊叔於是乎敗狄于

鹹獲長狄僑如及虺也豹也而皆以名其子七

十三年矣

趙曰亥有二首六身下二如身是其日數也士

文伯曰然則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旬也

史趙晉

伯士弱子二首亥字上二畫六身亥字下三畫

三畫而謂之六者古文亥下三曲皆如布筭之

襄公

二十七

六下二如身謂下亥上二畫豎置身傍則計為二者一為六者三成二萬六千六百六旬絳老

既為隱語師曠趙孟問其縣大夫則其屬也趙屬

武名之而謝過焉曰武不才任君之大事以晉

國之多虞不能由吾子由用使吾子辱在泥塗

久矣武之罪也敢謝不才遂仕之使助為政辭

以老與之田使為君復陶復陶主衣以為絳縣

師縣師掌地域辨而廢其輿尉以役孤於是魯

使者在晉歸以語諸大夫季武子曰晉未可媮

也媮薄有趙孟以為大夫有伯瑕以為佐伯瑕

伯有史趙師曠而咨度焉有叔向女齊以師保

其君其朝多君子其庸可媮乎勉事之而後可夏四月子產相鄭

叔向問鄭國之政焉對曰吾得見與否在此歲

也言禍難方興駟良方爭未知所成駟氏子哲

若有所成吾得見乃可知也叔向曰不既和矣

乎對曰伯有侈而懷子皙好在人上莫能相下

也雖其和也猶相積惡也惡至無日矣夏四月

己亥鄭伯及其大夫盟駟良君子是以知鄭難

之不

已也

蔡世子般弑其君固蔡景侯為太子

襄公 二十八

般娶于楚通焉

大子弑景侯

五月甲午宋災宋伯

姬卒

伯姬上公或叫于宋大廟曰禧禧出出

禧無宋字公或叫于宋大廟曰禧禧出出

午宋大災宋伯姬卒待姆也

姆女師待姆下君

子謂宋共姬女而不婦女待人婦義事也

義從宜也

天王殺其弟佞夫王子瑕奔晉

佞公初王儋季卒儋季周其子括將見王而歎

括除服單公子愆期為靈王御士過諸廷聞其

歎而言曰嗚呼必有此夫

欲有此朝廷之權入

以告王

愆期以告

且曰必殺之不感而願大視躁

而足高心在他矣不殺必害王曰童子何知及

靈王崩僭括欲立王子佞夫

佞夫靈王弟

佞夫弗

知戊子僭括圍篤遂成愆

成愆即愆期

成愆奔

平時

平時

五月癸巳尹言多劉毅單蔑甘過鞏

成殺佞夫

五子周

括瑕廖奔晉

瑕廖皆

六月

書曰天王殺其弟佞夫罪在王也

○月

鄭子產如陳涖盟

陳服

鄭故歸復命告大夫曰陳亡

國也不可與也聚禾粟繕城郭恃此二者而不

撫其民其君弱植志弱於公子侈大子卑大夫

教政多門以介於大國能無亡乎不過十年矣

為昭八年

楚滅陳傳

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

姬

共姬上穀無宋字○共姬秋七月

鄭良

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鄭人殺

良霄

鄭伯有者酒為窟室窟室地室而夜飲酒擊鐘焉朝至未已朝者曰公焉在伯有為

公其人曰吾公在壑谷壑谷皆自朝布路而罷

布路既而朝鄭伯有朝則又將使子皙如楚歸而

飲酒庚子子皙以駟氏之甲伐而焚之伯有奔

雍梁鄭地醒而後知之遂奔許大夫聚謀子皮

曰仲虺之志云亂者取之亡者侮之推亡固存

國之利也罕駟豐同生罕子皮駟子皙豐公孫

伯有汰侈故不免人謂子產就直助疆時謂子

疆子產曰豈為我徒言不以駟國之禍難誰知

所敵誰能預知或主疆直難乃不生言能疆能

難今三姑成吾所附著為所幸丑子產斂伯有

氏之死者而殯之不及謀而遂行不預印段從

之子皮止之衆曰人不我順何止焉子皮曰夫

子禮於死者况生者乎遂自止之壬寅子產入

癸卯子石入子石印段皆受盟于子皙氏乙巳鄭伯

及其大夫盟于大宮盟國人于師之梁之外伯

有聞鄭人之盟已也怒聞子皮之甲不與攻已

也喜曰子皮與我矣癸丑晨自墓門之瀆入音瀆

豆墓門因馬師頡介于襄庫以伐舊北門馬師頡

羽孫駟帶率國人以伐之駟帶子西子皆召子產

子產曰兄弟而及此吾從天所與子皙伯有皆

等故無伯有死於羊肆羊肆市列子產繇之枕之股

而哭之歛而殯諸伯有之臣在市側者既而葬

諸斗城斗城鄭地名子駟氏欲攻子產子皮怒之曰

禮國之幹也殺有禮禍莫大焉乃止斂葬伯有為有禮

於是游吉如晉還聞難不入復命于介八月甲

子奔晉駟帶追之及酸棗與子上盟用兩珪質

于河子酸棗鄭地使公孫盱入盟大夫已巳復歸

書曰鄭人殺良霄不稱大夫言自外入也位已絕故

書以討賊之辭於子驕之卒也將葬公孫揮與裨竈晨

會事焉會葬事過伯有氏其門上生莠子羽曰其

莠猶在乎

以莠喻伯有

於是歲在降婁降婁中而旦

降婁奎婁也周七月今五月降婁中而天明

禘竈指之曰猶可以終

歲指降婁也歲星十二年而一終

歲不及此次也已

歲星不再及此降婁

及其亡也歲在姬訾之口

姬訾營室東壁

其明年乃及

降婁僕展從伯有與之皆死

僕展鄭大夫伯有黨

羽頡出

奔晉為任大夫

羽頡馬師

雞澤之會

年在三

成奔楚遂適晉羽頡因之與之比而事趙文子

言伐鄭之說焉以宋之盟故不可

宋盟約弭兵故

以公孫鉏為

○

楚公子圍殺大司馬蔣掩而

馬師

鉏子

取其室申無宇曰王子必不

免善人國之主也王子相楚國將善是封殖而

虐之是禍國也且司馬令尹之偏也偏佐而王之

四體也絕民之主去身之偏艾王之體以禍

其國無不祥大焉何以得免為昭十三年楚弒靈王傳

冬十月葬蔡景公○晉人齊人

宋人衛人鄭人莒人邾人

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

淵宋災故

為宋災故諸侯之大夫會以謀歸宋財冬十月叔孫豹會晉趙

武齊公孫蠆宋向戌衛北宮佗

佗北宮子鄭罕虎

括之子鄭罕虎

罕虎子皮

及小邾之大夫會于澶淵既而無歸於宋

故不書其人君子曰信其不可不慎乎澶淵之

會卿不書不信也夫諸侯之上卿會而不信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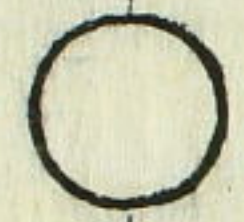
名皆棄不信之不可也如是寵謂族也詩曰文王陟

降在帝左右信之謂也惟信故合天德又曰淑慎爾止

無載爾偽詩逸不信之謂也書曰某人某人會于

澶淵宋災故尤之也不書魯大夫諱之也劉敞曰左

氏說非也蔡弒其君而不謀宋災而謀之書宋



鄭子皮授子產政辭曰國

小而偪偪近國族大寵多不

可為也子皮曰虎帥以聽誰敢犯子子善相之

國無小小能事大國乃寬子產為政有事伯石

賂與之邑有事欲子大叔曰國皆其國也奚獨

賂焉言共憂國事何為獨賂之子產曰無欲實難皆得其欲

以從其事而要其成非我有成其在人乎言成猶在

我非他何愛於邑邑將焉往子大叔曰若四國何

恐為四鄰所笑子產曰非相違也而相從也四國何尤

焉鄭書有之鄭國史書曰安定國家必大焉先先和族

姑先安大以待其所歸要其成也既伯石懼而歸邑

率與之伯有既死使大史命伯石為卿辭大史

退則請命焉請大史更命已復命之又辭如是三乃受

策入拜子產是以惡其為人也使次已位畏其作亂

子產使都鄙有章國都邊鄙車服尊卑各有分部上下有服公卿

大夫服不相踰田有封洫廬井有伍五家相保大人之忠儉

者謂卿大夫從而與之泰侈者因而斃之豐卷將祭

請田焉弗許也田獵曰唯君用鮮鮮野獸衆給而已

衆臣祭以芻豢為足子張怒子張豐卷退而徵役名兵欲攻子產子產

奔晉子皮止之而逐豐卷豐卷奔晉子產請其

田里請於公不沒入三年而復之及其田里及其入焉

田里所收入從政一年與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

之褚衣橐也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

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

疇子產殖之子產

而死誰其嗣之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三十一年春王正月

穆叔至自會禮淵會還見孟孝伯語之曰趙孟將死

矣其語偷不似民主且年未盈五十而諄諄焉

如八九十者弗能久矣若趙孟死為政者其韓

子乎韓起吾子盍與季孫言之可以樹善君子

也樹立交善晉君將失政矣若不樹焉使早備魯

為魯備使韓子早既而政在大夫韓子懦弱大夫多貪

求欲無厭齊楚未足與也魯其懼哉孝伯曰人

生幾何誰能無偷朝不及夕將安用樹穆叔出

而告人曰孟孫將死矣吾語諸趙孟之偷也而

又甚焉又與季孫語晉故季孫不從及趙文子

卒晉公室卑政在侈家韓宣子為政不能圖諸

侯魯不堪晉求讒慝弘多是以有平丘之會丘平

昭會
昭十
在

夏

齊子尾害閭丘嬰欲殺之以嬰為

使帥師以伐陽州陽州魯地我問師故

夏五月子尾殺閭丘嬰以說于我師工倮灑渚

竈孔虺賈寅出奔莒四子嬰黨出羣公子為昭十年復羣公子

本起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書楚宮非正也公作楚

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

宮適楚好其宮穆叔曰大誓云民之所欲天必

從之君欲楚也夫故作其宮若不復適楚必死

是宮也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叔仲帶竊其拱

璧以與御人納諸其懷而從取之由是得罪得罪

謂魯人薄之志孫不得於魯

秋九月癸巳子野卒

未成君故書名

敬歸之子子野

胡國名歸姓次于季氏

秋九月

癸巳卒毀也

過哀毀瘠以致滅性

立敬歸之娣齊歸之子

公子稠

齊謚昭公名稠

穆叔不欲曰大子死有母弟則

立之無則立長

則以庶子

年鈞擇賢義鈞則卜古

之道也

義句謂賢等

非適嗣何必娣之子

言子野非適嗣且

是人也居喪而不哀在感而有嘉容是謂不度

不度之人鮮不為患若果立之必為季氏憂武

子不聽卒立之比及葬三易表表衽如故表

於衣以掩裳旁者言其嬉戲無度

於是昭公十九年矣

猶有童心君子是以知其不能終也

已亥

仲孫羯卒

已亥孟孝伯卒

冬十月滕子來

會葬

諸侯來會葬始此

冬十月滕成公來會葬惰而

位而哀已甚兆於死所矣

有死兆

能無從乎

為昭三年滕子卒傳

癸酉葬我君

襄公

癸酉葬襄公公薨之月子產相鄭伯以如晉晉侯以我喪故未之見也子產使

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士文伯讓之曰敝
邑以政刑之不修寇盜充斥無若諸侯之屬辱
在寡君者何是以令吏人完客所館高其閤閤
也閤門厚其牆垣以無憂客使今吾子壞之雖從
者能戒其若異客何以敝邑之為盟主繕完葺
牆以待賓客若皆毀之其何以共命寡君使句
請命請問毀垣之命句文伯名對曰以敝邑褊小介於大國
誅求無時誅責也是以不敢寧居悉索敝賦以來
會時事逢執事之不閒而未得見又不獲聞命
未知見時不敢輸幣亦不敢暴露其輸之則君

之府實也非薦陳之不敢輸也其暴露之則恐
燥濕之不時而朽蠹以重敝邑之罪僑聞文公
之為盟主也宮室卑庠無觀臺榭無觀臺榭以崇
大諸侯之館館如公寢庫廩繕修司空以時平
易道路易治也巧人以時填館宮室巧人塗者填音覓塗也
諸侯賓至甸設庭燎僕人巡宮車馬有所賓從
有代代客中車脂轄中車主車之官隸人牧圉各瞻其
事視客所為以共其事百官之屬各展其物展陳也公不留
賓而亦無廢事憂樂同之事則巡之有廢闕則巡而察之
教其不知而恤其不足賓至如歸無寧蓄患見

復遇如此寧不畏寇盜而亦不患燥濕今銅鞮之

宮數里銅鞮晉而諸侯舍於隸人所館如隸門

不容車而不可踰越有墻垣盜賊公行而天癘

不戒癘猶災也言賓見無時命不可知若又勿

壞是無所藏幣以重罪也敢請執事將何所命

之雖君之有魯喪亦敝邑之憂也若獲薦幣修

垣而行君之惠也敢憚勤勞文伯復命趙文子

曰信信如其言我實不德而以隸人之垣以羸諸侯

也羸受是吾罪也使士文伯謝不敏焉晉侯見鄭

伯有加禮厚其宴好而歸之乃築諸侯之館叔

向曰辭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子產有辭諸侯

賴之若之何其釋辭也詩曰辭之輯矣民之協

矣辭之繹矣民之莫矣莫猶定也其知之矣謂詩人

益有鄭子皮使印段如楚以適晉告禮也得事大

十有一月莒人弒其君密州

比公生去疾及展與既立展與立為世子又廢之犂

比公虐國人患之十一月展與因國人以攻莒

子弒之乃立去疾奔齊齊出也母齊也展與吳出

也為明年書曰莒人弒其君買朱鉏買朱鉏密

言罪之在也

程子曰晉子虐國人弑之而立展與非親弑故

書國人家鉉翁曰左氏云罪之在也置其子之大惡歸過於其父春秋必不然

○子吳

使屈狐庸聘于晉屈狐庸通路也趙文子問焉

曰延州來季子其果立乎延陵州來皆季札邑巢隕諸樊

閻戕戴吳戴吳餘祭天似啓之何如對曰不立是二

王之命也非啓季子也若天所啓其在今嗣君

乎嗣君謂夷末甚德而度德不失民度不失事民親

而事有序其天所啓也有吳國者必此君之子

孫實終之季子守節 ○ 十二月北宮文子相

者也雖有國不立 ○ 衛襄公以如楚文子北宮

佗襄公戲公子宋之盟故也過鄭即段廷勞于棊林如

聘禮而以勞辭用郊勞之辭文子入聘報段子羽為

行人馮簡子與子大叔逆客事畢而出言於衛

侯曰鄭有禮其數世之福也其無大國之討乎

詩云誰能執執逝不以濯禮之於政如執之有

濯也濯以救執何患之有以上文子產之從政

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大叔義秀

而文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為而辨於其大夫之

族姓班位貴賤能否而又善為辭令釋謀能謀

謀於野則獲得所謀也於邑則否此才性之蔽鄭國將

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為於子羽且使
 多為辭令與裨謀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
 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子大叔使行之以應對
 賓客是以鮮有敗事北宮文子所謂有禮也鄭
 人游于鄉校鄉之學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產曰毀
 鄉校如何子產曰何為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
 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
 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我聞忠善以
 損怨為忠善則怨謗息不聞作威以防怨豈不遽止然
 猶防川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

小決使道道通也不如吾聞而藥之也然明曰蔑
 也今而後知吾子之信可事也小人實不才若
 果行此其鄭國實賴之豈唯二三臣仲尼聞是
 語也曰以是觀之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子
 皮欲使尹何為邑為邑大夫子產曰少未知可否尹何
 子皮曰愿吾愛之不吾叛也使夫往而學焉
 夫亦愈知治矣尹何謂子產曰不可人之愛人求
 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猶未能操刀而使
 割也其傷實多子之愛人傷之而已其誰敢求
 愛於子子於鄭國棟也棟折榱崩僑將厭焉敢

不盡言

榘榘也 履也

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大

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焉其為美錦

不亦多乎

言官邑之重多於美錦

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

以政學者也若果行此必有所害譬如田獵射

御貫則能獲禽

貫習也

若未嘗登車射御則敗績

厭覆是懼何暇思獲子皮曰善哉虎不敏吾聞

君子務知大者遠者小人務知小者近者我小

人也衣服附在吾身我知而慎之大官大邑所

以庇身也我遠而慢之微子之言吾不知也他

日我曰子為鄭國我為吾家以庇焉其可也今

而後知不足

自知不足謀其家

自今請雖吾家聽子而

行子產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吾豈敢謂子

面如吾面乎抑心所謂危亦以告也

言心既不

子家事但有危則以告子

子皮以為忠故委政焉子產是以

能為鄭國衛侯在楚北宮文子見令尹圍之威

儀言於衛侯曰令尹似君矣將有他志雖獲其

志不能終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之實

難令尹其將不免公曰子何以知之對曰詩云

敬慎威儀惟民之則令尹無威儀民無則焉民

所不則以在民上不可以終公曰善哉何謂威

儀對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有其國家令聞長世臣有臣之威儀其下畏而愛之故能守其官職保族宜家順是以下皆如是是以上下能相固也衛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言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内外大小皆有威儀也周詩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言朋友之道必相教訓以威儀也周書數文王之德曰大國畏其力小國懷其德言畏而愛之也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言則而象之也紂囚文王七

年諸侯皆從之囚紂於是乎懼而歸之可謂愛之文王伐崇再駕而降為臣蠻夷帥服可謂畏之文王之功天下誦而歌舞之可謂則之文王之行至今為法可謂象之有威儀也故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謂之有威儀也

春秋卷第十六

春秋卷第十七

左氏傳

昭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

宋向戌衛齊惡陳公子招蔡公

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虢

弱公作酌罕公作軒並後同齊惡公元年春楚

作石惡號公作漸穀作郭○號鄭地公子圍聘于鄭且娶於公孫段氏伍舉為介將

入館鄭人惡之懷知楚使行人子羽與之言乃館

於外舍城既聘將以衆逆逆以兵入子產患之使

子羽辭曰以敝邑褊小不足以容從者請禫聽

命欲於城外令尹命大宰伯州犂對曰君辱貺

寡大夫圍謂圍將使豐氏撫有而室圍布几筵

告於莊共之廟而來莊王若野賜之是委君貺

於草莽也是寡大夫不得列於諸卿也不寧唯

是又使圍蒙其先君蒙欺也不得成禮於女將

不得為寡君老大臣稱老懼其蔑以復矣唯大

夫圖之子羽曰小國無罪恃實其罪恃大國而

罪將恃大國之安靖已句而無乃包藏禍心以

圖之小國失恃而懲諸侯使莫不憾者距違君

命而有所壅塞不行是懼言已失所恃則唯恐

不然敝邑館人之屬也館人也其敢愛豐氏之

祧祖廟遠伍舉知其有備也請垂橐而入無垂橐示

許之正月乙未入逆而出遂會於虢尋宋之盟

也祁午謂趙文子曰宋之盟楚人得志於晉得志

謂先今令尹之不信諸侯之所聞也子弟戒懼

又如宋子木之信稱於諸侯猶詐晉而駕焉猶駕

謂陵也詐况不信之尤者乎楚重得志於晉晉之

恥也子相晉國以為盟主於今七年矣再合諸

侯襄二十五年會夷儀三合大夫襄二十七年

及今會服齊狄寧東夏襄二十八年齊平秦

亂襄二十六年城淳于襄二十九年師徒不頓

國家不罷民無謗讟諸侯無怨天無大災子之

力也有令名矣而終之以恥午也是懼吾子其

不可以不戒文子曰武受賜矣然宋之盟子木

有禍人之心子木稱兵武有仁人之心武欲兵是楚所

以駕於晉也今武猶是心也楚又行僭僭不信非

所害也武將信以為本循而行之譬如農夫是

穠是藜穠音藜音藜音藜音藜雖有饑饉必有豐年且

吾聞之能信不為人下吾未能也自恐未詩曰

不僭不賊鮮不為則信也能為人則者不為人

下矣吾不能是難以不能楚不為患楚令尹圍

請用牲讀舊書加于牲上而已楚恐晉先軟故請讀宋盟舊書

加牲上不軟血晉人許之三月甲辰盟楚公子圍設服

離衛設君服二人執戈陳也叔孫穆子曰楚公子美

矣君哉似美服鄭子皮曰二執戈者前矣禮國君行二執

在者戈前蔡子家曰蒲宮有前不亦可乎孫家蔡公歸生蒲

也辭而假之寡君假以辭令鄭行人揮曰假不反

矣伯州犂曰子姑憂子皙之欲背誕也子羽曰

當璧猶在假而不反子其無憂乎當璧謂棄疾事在昭十三

疾年言圍雖得國棄齊國子曰吾代二子愍矣子國

國弱二子謂王陳公子招曰不憂何成二子樂

矣子言憂能成事衛齊子曰苟或知之雖憂何害

為備齊子齊惡言先知宋合左師曰大國令小國共

吾知共而已晉樂王鮒曰小旻之卒章善矣吾

從之義取暴虎馮河之可畏退會子羽謂子皮

曰叔孫絞而婉反絞謂切也宋左師簡而

禮無所臧否故曰禮樂王鮒字而敬字愛也

齊衛陳大夫其不免乎國子代人憂子招樂憂

齊子雖憂弗害夫弗及而憂與可憂而樂與憂

齊子雖憂弗害夫弗及而憂與可憂而樂與憂

齊子雖憂弗害夫弗及而憂與可憂而樂與憂

齊子雖憂弗害夫弗及而憂與可憂而樂與憂

齊子雖憂弗害夫弗及而憂與可憂而樂與憂

齊子雖憂弗害夫弗及而憂與可憂而樂與憂

齊子雖憂弗害夫弗及而憂與可憂而樂與憂

齊子雖憂弗害夫弗及而憂與可憂而樂與憂

齊子雖憂弗害夫弗及而憂與可憂而樂與憂

齊子雖憂弗害夫弗及而憂與可憂而樂與憂

而弗害皆取憂之道也憂必及之大誓曰民之
所欲天必從之三大夫兆憂憂能無至乎言以
知物其是之謂矣

物類也察言以知禍福之類

三月取鄆

季武子伐莒取鄆

人告於會楚告於晉曰尋盟未退而魯伐莒瀆

齊盟請戮其使叔孫豹樂桓子相趙文子欲求

貨於叔孫而為之請請免其罪使請帶焉難指求貨以帶為辭

弗與梁其蹙曰貨以藩身子何愛焉家臣孫叔

孫曰諸侯之會衛社稷也我以貨免魯必受師

是禍之也何衛之為人之有牆以蔽惡也牆之

隙壞誰之咎也

咎在牆

衛而惡之吾又甚焉

既為國衛

而露其惡罪甚於牆雖怨季孫魯國何罪叔出季處有自

來矣吾又誰怨季孫守國叔孫出使所從來久然鮒也賄弗與

不已召使者裂裳帛而與之曰帶其褊矣言帶褊盡

趙孟聞之曰臨患不忘國忠也思難不越官信

也謂言叔出季處圖國忘死貞也謀主三者義也三者忠信

貞有是四者又可戮乎乃請諸楚曰魯雖有罪

其執事不辟難執事謂叔孫畏威而敬命矣子若免

之以勸左右可也若子之羣吏處不辟汚出不

逃難其何患之有患之所生汚而不治難而不

守所由来也。能是二者，又何患焉？不靖其能，其誰從之？魯叔孫豹可謂能矣。請免之，以靖能者。子會而赦有罪，又賞其賢，諸侯其誰不欣焉？望楚而歸之，視遠如邇。疆場之邑，一彼一此，何常之有？王伯之令也。言三王五伯有令德時引其封疆也。引正而樹之官，舉之表旗。表旗以而著之制，令過則有刑，猶不可壹。於是乎虞有三苗。三苗饕餮有觀扈。觀扈二國名啓征之商有妣邳。妣音陟二國商諸侯河直甲克之周有徐奄。二國皆嬴姓成王代之自無令王，諸侯逐進。逐猶也狎主齊盟，其又可壹乎？疆弱無常故更主盟恤大舍小。

足以為盟主。大謂篡弒滅亡之禍又焉用之？焉用治小事封疆之削，何國蔑有主齊盟者，誰能辯焉？辯治也吳濮有釁，楚之執事，豈其顧盟？莒之疆事，楚勿與知。諸侯無煩，不亦可乎？莒魯爭鄆，為日久矣。苟無大害於其社稷，可無亢也。亢禦也去煩宥善，莫不競勸。子其圖之，固請諸楚楚人，許之乃免。叔孫令尹享趙孟，賦大明之首章。特稱文王之德以自光大趙孟賦小宛之二章。取其各敬爾儀事畢，趙孟謂叔向曰：「令尹自以為王矣，何如？」對曰：「王弱，令尹疆其可哉。雖可不終，趙孟曰：何故？」對曰：「疆以克。」

弱而安之

安於勝君

疆不義也不義而疆其斃必速

詩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疆不義也令尹為王

必求諸侯晉少孺矣諸侯將往若獲諸侯其虐

滋甚民弗堪也將何以終夫以疆取不義而克

必以為道以不義為道道以淫虐

弗可久已矣

為靈王三年楚弒靈王傳

夏

四月趙孟叔孫豹曹

大夫入于鄭

會罷鄭

鄭伯蕪享之子皮戒趙孟

期禮終趙孟賦瓠葉子皮遂戒穆叔且告之穆

叔曰趙孟欲一獻

瓠葉詩義取古人一獻

子其從

之子皮曰敢乎

言不敢

穆叔曰夫人之所欲也又

何不敢

夫人趙孟

及享具五獻之籩豆於幕下

大國之卿

五獻趙孟辭私於子產曰武請於冢宰矣

冢宰子皮乃

用一獻趙孟為客禮終乃宴穆叔賦鵲巢

言鵲巢有義

有國鳩居喻晉君趙孟曰武不堪也又賦采芣

薦公侯曰小國為繫大國省穡而用之其何實

非命

穡愛也穆叔言小國微薄猶繫菜子皮賦

野有死麇之卒章

卒章曰無使麇也吠蓋麇以

趙孟安徐趙孟賦常棣

取其凡今之且曰吾兄

弟比以安危也可使無吠穆叔子皮及曹大夫

與拜

三大夫皆兄弟國

舉兕爵曰小國賴子知免於戾

矣飲酒樂趙孟出曰吾不復此矣此不復見天王

使劉定公勞趙孟於潁館於雒景王周劉子曰

美哉禹功見河雒而明德遠矣微禹吾其魚乎

吾與子弁冕端委以治民臨諸侯禹之力也弁冕

冠也端委禮衣子盍亦遠績禹功而大庇民乎對曰老

夫罪戾是懼焉能恤遠吾儕偷食偷安以竊祿食朝不

謀夕何其長也劉子歸以語王曰諺所謂老將

知而耄及之者知同智八十其趙孟之謂乎為

晉正卿以主諸侯而儕於隸人朝不謀夕棄神

人矣神怒民叛何以能久趙孟不復年矣不復見

年神怒不歆其祀民叛不即其事祀事不從又

何以年叔孫歸曾天御季孫以勞之旦及日中

不出恨季孫曾天謂曾阜曾阜叔曰旦及日中

吾知罪矣魯以相忍為國也言魯國編小忍其

外不忍其內焉用之謂忍於季孫阜曰數月於

外一旦於是庸何傷言叔孫在外數月賈而

欲羸而惡囂乎譬如商賈求利阜謂叔孫曰可

以出矣叔孫指楹曰雖惡是其可去乎乃出見

之也楹柱鄭徐吾犯之妹美犯鄭公孫楚聘

之矣穆楚子南公孫黑又使強委禽

孫也季

昭公

八

焉納采用焉犯懼告子產子產曰是國無政非子之

患也唯所欲與犯請於二子請使女擇焉皆許

之子皙盛飾入布幣而出子南戎服入左右射

超乘而出女自房觀之曰子皙信義矣抑子南

夫也言丈夫夫婦婦所謂順也適子南氏子皙

怒既而櫜甲以見子南櫜甲帶甲欲殺之而取其妻

子南知之執戈逐之及衝擊之以戈衛交子皙

傷而歸告大夫曰我好見之不知其有異志也

故傷大夫皆謀之子產曰直鈞幼賤有罪罪在

楚也先聘子南直也故曰直鈞乃執子南而數之曰

國之大節有五女皆奸之畏君之威聽其政尊

其貴事其長養其親五者所以為國也今君在

國女用兵焉不畏威也奸國之紀不聽政也子

皙上大夫女嬖大夫而弗下之不尊貴也幼而

不忌不事長也兵其從兄不養親也從子皙子南

君曰鄭伯之命余不女忍殺宥女以遠勉速行乎無

重而罪五月庚辰鄭放游楚於吳游楚即將行

子南子產咨于大叔大叔游大叔曰吉不能亢

身焉能亢宗亢蔽彼國政也非私難也子圖鄭

國利則行之又何疑焉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

上蔡音 夫豈不愛王室故也吉若獲戾 秦伯

子將行之何有於諸游為二年鄭殺公孫黑傳 秦后子有寵於桓如二

之弟鍼出奔晉 君於景后子即鍼景公母弟 其母

曰弗去懼選選數也恐景公數罪加戮 癸卯鍼適晉其車千

乘書曰秦伯之弟鍼出奔晉罪秦伯也罪失后教

子享晉侯造舟于河造舟為梁通秦晉之道 十里舍車自

雍及絳一舍八乘雍絳相去千里舍用車八百乘 歸取酬幣終事八

反備九獻之儀自齋其一以為初獻餘則每八里八乘車以次載幣相授而還比至享終八 車皆 司馬侯問焉曰子之車盡於此而已乎對

曰此之謂多矣若能少此吾何以得見言已坐車多故

出 女叔齊以告公叔齊司馬侯 且曰秦公子必歸臣

聞君子能知其過必有令圖令圖天所贊也后

子見趙孟趙孟曰吾子其曷歸問何時當歸 對曰鍼

懼選於寡君是以此將待嗣君趙孟曰秦君

何如對曰無道趙孟曰亡乎對曰何為一世無

道國未艾也艾絕也 國於天地有與立焉言其先世必有

大功德 不數世淫弗能斃也趙孟曰天乎又問於民

乎對曰有焉趙孟曰其幾何對曰鍼聞之國無

道而年穀和熟天贊之也鮮不五稔鮮有不五稔者

趙孟視蔭曰朝夕不相及誰能待五蔭日景也后子出而告人曰趙孟將死矣主民翫歲而愒日翫愒

也貪其與幾

六月丁巳邾子華卒

何能久

鄭為游楚亂故六月丁巳鄭伯及其大夫盟于

公孫段氏罕虎公孫僑公孫段印段游吉駟帶

私盟于閨門之外實薰隧閨門鄭城門薰隧門外道名為明年子產

且曰七子數子哲罪稱本公孫黑強與於盟使大史書其名

且曰七子薰隧盟起本公孫黑強與於盟使大史書其名

子產弗討子哲強討之恐亂國

晉荀吳帥師敗

狄于大鹵

鹵公穀作原大鹵晉地晉中行穆子敗無終及羣狄于大原無終戎崇率也

也崇聚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阮以什共

車必克更增十人以困諸阮又克車每困於阮今去車故為

必請皆卒去車為自我始乃毀車以為行魏舒先自

毀其屬車為步陳五乘為三伍乘車者車三人五乘十

為伍分為三五荀吳之嬖人不肯即率斬以徇為五陳

以相離不相屬兩於前伍於後專為右角參為左

角偏為前拒以誘之皆臨時處秋莒去疾

翟人笑之未陳而薄之大敗之

自齊入于莒莒展與出奔吳

與無穀公

字○國本去疾之國故曰莒去莒展與立而奪

疾展與不稱子不予其為君也

羣公子秩公子召去疾于齊秋齊公子鉏納去

疾展與奔吳於是莒務婁瞽胡及公子滅明以

大扈與常儀靡奔齊三子展與黨大扈君子曰

莒展之不立棄人也夫人可

叔弓帥師

晉侯有疾鄭

伯使公孫僑

疆鄆田

叔弓帥師疆鄆田因莒亂也



如晉聘且問疾叔向問焉曰寡君之疾病卜人

曰實沈臺駘為祟謂二神為禍兆史莫之知敢問此何

神也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闕伯季曰

實沈居于曠林不相能也曠林地名日尋干戈以相

征討后帝不臧后帝堯也臧善也遷闕伯于商丘主辰

主祀辰星辰大火也商人是因故辰為商星商人湯先相

闕伯故國遷實沈于大夏主參大夏地唐人是因

以服事夏商唐人陶其季世曰唐叔虞當武王

邑姜方震大叔邑姜武王后懷胎夢帝謂已余

命而子曰虞將與之唐屬諸參而蕃育其子孫

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滅唐

而封大叔焉故參為晉星由是觀之則實沈參

神也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為玄冥師生允格

臺駘玄冥水官師長也臺駘能業其官宣汾洺宣通也洺通也

水障大澤以處大原大原晉陽帝用嘉之封諸汾川

項帝顓沈姒蓐黃實守其祀四國臺駘之後今晉主汾而

滅之矣滅四國由是觀之則臺駘汾神也抑此二

者不及君身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於是

乎崇之崇音詠祭也山川之神若臺駘者日月星辰之神則雪

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崇之星辰之神若實沈者若君身

則亦出入飲食哀樂之事也山川星辰之神又

何為焉僑聞之君子有四時朝以聽政晝以訪

問夕以修令夜以安身於是乎節宣其氣勿使

有所壅閉湫底以露其體湫集也底滯也茲心不

爽而昏亂百度今無乃壹之同四時也則生疾矣僑

又聞之內官不及同姓內官嬪御其生不殖殖長也美

先盡矣則相生疾同姓相愛先自美矣君子是

以惡之故志曰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違此二

者壹四時取同姓古之所慎也男女辨姓禮之大司也

也司主今君內實有四姬焉同姓姬其無乃是也

乎若由是二者弗可為也已也為治四姬有省猶
 可無則必生疾矣減省節也叔向曰善哉盱未之聞
 也此皆然矣叔向出行人揮送之叔向問鄭故
 焉且問子皙對曰其與幾何無禮而好陵人怙
 富而卑其上弗能久矣晉侯聞子產之言曰博
 物君子也重賄之晉侯求醫於秦秦伯使醫和
 視之曰疾不可為也是謂近女室疾如蠱蠱惑疾
 非鬼非食惑以喪志良臣將死天命不祐公曰
 女不可近乎對曰節之先王之樂所以節百事
 也故有五節五聲之節遲速本末以相及有遲有速從本至末

使得中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降罷退也前聲

罷退以待後聲五於是煩手淫聲悒堙心耳

乃忘平和君子弗聽也五降而不息則難物亦

如之言百事皆如至於煩乃舍也已無以生疾

君子之近琴瑟以儀節也非以悖心也天有六

氣降生五味辛酸鹹穀為五色白青黑徵為五

聲商角羽淫生六疾淫過也滋味聲六氣曰陰

陽風雨晦明也分為四時序為五節五行過則

為菑陰淫寒疾陽淫熱疾風淫末疾末四雨淫

腹疾晦淫惑疾晦夜也宴寢過明淫心疾明晝

昭公十四

慮煩多則心勞故

女陽物而晦時淫則生內熱感蠱之

疾

陰中有陽故於物為陽陰暗不明故於時為晦

今君不節不時能無

及此乎出告趙孟趙孟曰誰當良臣對曰主是

謂矣主相晉國於今八年晉國無亂諸侯無闕

可謂良矣和聞之國之大臣榮其寵祿任其大

節有蓄禍興而無改焉

改改行以救蓄

必受其咎今君

至於淫以生疾將不能圖恤社稷禍孰大焉主

不能禦吾是以云也趙孟曰何謂蠱對曰淫溺

惑亂之所生也於文皿蟲為蠱

皿器也器受蟲害者為蠱穀

變為飛蟲

之飛亦為蠱在周易女惑男風落山

謂之蠱

巽下艮上巽為長女

皆同物

也

物猶也趙孟曰良醫也厚其禮而歸之

葬

邾悼公○冬十有一月己酉楚

子麋卒楚公子比出奔晉

麋公穀作卷○弒赴從

而書卒誅

楚公子圍使公子黑肱伯州犂城犂

櫟邾

黑肱圍弟犂櫟邾邑本鄭地

鄭人懼子產曰不害令尹

將行大事

弒謂將

而先除二子也禍不及鄭何患

焉冬楚公子圍將聘于鄭伍舉為介未出竟聞

昭公

昭公

昭公

十五

王有疾而還伍舉遂聘十一月己酉公子圍至

入問王疾縊而弑之遂殺其二子幕及平夏皆

右尹子干出奔晉子干公子子宮廢尹子皙出

奔鄭黑肱因築殺大宰伯州犂于郊葬王子郊

謂之郊後之辭教使赴于鄭伍舉問應為後之辭焉以問

對曰寡大夫圍伍舉更之曰共王之

子圍為長子干奔晉從車五乘叔向使與秦公

子同食食祿皆百人之餼趙文子曰秦公子富

叔向曰底祿以德底致德鈞以年年同以尊公

子以國不聞以富以其國大且夫以千乘去其

國疆禦已甚詩曰不侮鰥寡不畏疆禦秦楚匹

也使后子與子干齒齒齊辭曰鍼懼選楚公子

不獲是以皆來亦唯命不獲不得自安言俱奔

且臣與羈齒無乃不可乎后子先來自同晉史

佚有言曰非羈何忌忌敬也欲楚靈王即位遠

罷為令尹遠啓疆為大宰靈王圍也即鄭游吉

如楚葬郊行器教且聘立君歸謂子產曰具行器矣

日矣子產曰不數會備楚王汰侈而自說其事必合諸侯吾往無

年未能也為四年○十二月晉既烝趙孟適

南陽將會孟子餘孟子

趙衰廟在南陽往會祭之甲辰朔烝于温庚戌

卒鄭伯如晉吊及雍乃復趙氏

二年春晉侯使韓起來聘二年春

韓宣子來聘公即位故且告為政而來見禮也代趙武為

政修好同盟故曰禮觀書於大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

周禮盡在魯矣易象文王所作春秋魯史周公之制吾乃今知周

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公享之季武子賦繇

之卒章義取文王有四臣故能致興盛輔韓子賦

角弓取其兄弟昏姻無胥遠矣季武子拜曰敢拜子之彌縫

敝邑寡君有望矣彌縫猶補合也武子賦節之卒章取

訛爾心以畜萬邦言晉德可畜萬邦既享宴于季氏有嘉樹焉宣

子譽之武子曰宿敢不封殖此樹以無忘角弓

遂賦甘棠以宣子比召公宣子曰起不堪也無以及召

公宣子遂如齊納幣為平公聘少姜見子雅子雅召子

旗子旗之子使見宣子宣子曰非保家之主也不

臣見子尾子尾見疆疆子尾宣子謂之如子旗

大夫多笑之唯晏子信之曰夫子君子也君子

有信其有以知之矣為十年齊藥施高疆乘奔張本自齊聘於

衛衛侯享之北宮文子賦淇澳言宣子有武公之德宣子

賦木瓜取義

以欲為厚報好

夏

四月韓須如齊逆女起子須韓齊陳

晉侯晉侯謂之少齊謂陳無字非卿適夫禮

姜送少執諸中都晉邑少姜為之請曰送從逆班

送者當依畏大國也猶有所易是以

亂作夫韓須公族大夫陳無字上大

叔弓

如晉

叔弓聘于晉報宣子也晉侯使郊勞辭

賓徹命於執事敝邑弘矣受得達君命賜已大敢辱郊使

請辭致館辭曰寡君命下臣來繼舊好好合使

成臣之祿也敢辱大館叔向曰子叔子知禮哉

吾聞之曰忠信禮之器也卑讓禮之宗也辭不

忘國忠信也先國後已卑讓也詩曰

敬慎威儀以近有德夫子近德矣

秋鄭

殺其大夫公孫黑

秋鄭公孫黑將作亂欲去游氏而代

其位游氏大傷疾作而不果前年游楚駟氏與

諸大夫欲殺之駟氏黑子產在鄙聞之懼弗及

乘遽而至遽傳使吏數之曰伯有之亂以大國

之事而未爾討也爾有亂心無厭國不女堪專

伐伯有而罪一也昆弟爭室而罪二也薰隧之盟女矯君位而罪三也謂使大史有死罪三何以堪之不速死大刑將至再拜稽首辭曰死在朝夕無助天為虐言天方虐我無更助虐子產曰人誰不死凶人不終命也凶人終是乃天命作凶事為凶人不助天其助凶人乎請以印為褚師印子哲子褚師市官子產曰印也若才君將任之不才將朝夕從女罪之不恤而又何請焉不速死司寇將至七月壬寅縊尸諸周氏之衢以書其罪於木冬公如晉至河

乃復季孫宿如晉

晉少姜率公如晉及河晉侯使士文

伯來辭曰非伉儷也請君無辱公還季孫宿遂致服焉致少姜之褻服叔向言陳無宇於晉侯曰彼何罪君使公族逆之齊使上大夫送之猶曰不共君求以貪晉已過於貪國則不共而執其使言齊國不共非使人之罪君刑已頗何以為盟主頗不平且少姜有辭冬十月陳無宇歸十一月鄭印段如晉吊

三年春王正月

三年春王正月鄭游吉如晉送少姜之葬梁丙

與張趯見之二子晉大夫梁丙曰甚矣哉子之為此

來也子大叔曰將得已乎昔文襄之霸也晉文公襄

公其務不煩諸侯令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

有事而會不協而盟君薨大夫吊卿共葬事夫

人士吊大夫送葬足以昭禮命事謀闕而已無

加命矣今嬖寵之喪不敢擇位而數於守適夫

有寵而死齊必繼室今茲吾又將來賀不唯此

行也張趯曰善哉吾得聞此數也幸聞此禮數然自

今子其無事矣譬如火焉火心星火中寒暑乃退

心以季夏昏中而暑退此其極也能無退乎晉將

失諸侯諸侯求煩不獲言將不能復煩諸侯二大夫退子

大叔告人曰張趯有知其猶在君子之後乎其譏

無隱齊侯使晏嬰請繼室於晉曰寡君使嬰曰

寡人願事君朝夕不倦將奉質幣以無失時則

國家多難是以不獲不腆先君之適謂少姜以備

內官焜耀寡人之望焜明也則又無祿早世隕

命寡人失望君若不忘先君之好惠顧齊國辱

收寡人微福於大公丁公照臨敝邑鎮撫其社

稷則猶有先君之適適夫人及遺姑姊妹遺餘也

若而人君若不棄敝邑而辱使董振擇之以備
 嬪嬙寡人之望也董正也韓宣子使叔向對曰
 寡君之願也寡君不能獨任其社稷之事未有
 伉儷在縷經之中是以未敢請時平公為少君
 有辱命惠莫大焉若惠顧敝邑撫有晉國賜之
 內主豈唯寡君舉羣臣實受其貺其自唐叔以
 下實寵嘉之既成昏許昏晏子受禮受禮叔
 向從之宴相與語叔向曰齊其何如晏子曰此
 季世也吾弗知齊其為陳氏矣公棄其民而歸
 於陳氏齊舊四量豆區釜鍾齊舊有四四升為

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四豆為區釜十則鍾六
 斗四陳氏三量皆登一焉鍾乃大矣登加也謂加
五升為豆五豆為區以家量餼而以公量收之
五區為釜則鍾八斛收貸厚而山木如市弗加於山魚鹽蜃蛤弗加於
收薄海價如在小民參其力二入於公而衣食其一
言公重公聚朽蠹而三老凍餒聚積也三老
賦斂國之諸市屢賤踊貴踊則足者獲民人痛疾
 而或燠休之燠音憂休同味燠休也其愛之如父
 母而歸之如流水欲無獲民將焉辟之箕伯直
 柄虞遂伯戲四人陳其相胡公大姬已在齊矣

胡公四人之後大姬其妃相助也言陳氏將有國其先祖鬼神已共在齊叔向曰然

雖吾公室今亦季世也戎馬不駕卿無軍行言

表征討不公乘無人卒列無長庶民罷敝而宮室

滋侈道殫相望為餓死而女富溢尤嬖寵女家富貴過甚民

聞公命如逃寇讎藥郤胥原狐續慶伯降在卓

隸八姓晉舊臣之族也政在家門民無所依君日不悛以

樂惱憂惱藏也公室之卑其何日之有言今讒鼎

之銘疾讒之鼎曰昧旦不顯後世猶怠况日不悛其

能久乎晏子曰子將若何叔向曰晉之公族盡

矣盱聞之公室將卑其宗族枝葉先落則公從

之盱之宗十一族唯羊舌氏在而已盱又無子

無賢子公室無度幸而得死得以壽終為幸豈其獲祀初

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湫隘囂塵

不可以居請更諸爽塏者爽明塏燥辭曰君之先臣

容焉臣不足以嗣之於臣侈矣且小人近市朝

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敢煩里旅言不敢勞衆為已宅公

笑曰子近市識貴賤乎對曰既利之敢不識乎

公曰何貴何賤於是景公繁於刑有鬻踊者故

對曰踊貴屨賤既已告於君故與叔向語而稱

之景公為是省於刑君子曰仁人之言其利博

哉晏子一言而齊侯省刑詩曰君子如祉亂庶
 遘已其是之謂乎及晏子如晉公更其宅及則
 成矣既拜拜謝乃毀之而為里室皆如其舊本
 里室以大其宅則使宅人反之還其且諺曰非宅
 是卜唯鄰是卜二三子先卜鄰矣謂鄰人違卜
 不祥君子不犯非禮去儉即奢小人不犯不祥
 古之制也吾敢違諸乎卒復其舊
 宅公弗許因陳桓子以請乃許之

子原卒

原公丁未滕子原
 卒同盟故書名

夏

四月鄭伯
 如晉公孫

段相甚敬而卑禮無違者晉侯嘉焉授之以策
策賜命曰子豐有勞於晉國子豐段余聞而弗
 忘賜女州田州縣以胙乃舊勲伯石再拜稽首
 受策以出君子曰禮其人之急也乎伯石之汰
 也一為禮於晉猶荷其祿况以禮終始乎詩曰
 人而無禮胡不遘死其是之謂乎初州縣藥豹
 之邑也盈藥及藥氏亡范宣子趙文子韓宣子
 皆欲之文子曰温吾縣也州本二宣子曰自郤
 稱以別三傳矣郤稱温晉大夫始受州
 不唯州誰獲治之文子病之乃舍之二子曰吾

不可以正議而自與也皆舍之及文子為政趙

獲曰可以取州矣獲趙文子文子曰退二子之言

義也違義禍也余不能治余縣又焉用州其以

微禍也君子曰文子又舉弗知實難知而弗從

禍莫大焉有言州必死豐氏故主韓氏豐氏至

韓氏伯石之獲州也韓宣子為之請之為其復

取之之故後晉叔弓如滕五月葬滕

因欲自取為七叔弓如滕五月葬滕

成公魯厚報之滕始書葬五月叔弓如滕葬

敬子不入適懿伯椒之叔父敬子叔弓也忌忌日

入惠伯曰公事有公利無私忌椒請先入乃先

受館敬晉韓起如齊逆女公孫薑為少姜

子從之之有寵也以其子更公女而嫁公

子自以女易公人謂宣子子尾欺晉晉胡受之

宣子曰我欲得齊而遠其寵寵將來乎言子尾

齊我若秋七月鄭罕虎如晉賀夫人且告曰

肯歸楚人日微敝邑以不朝立王之故

楚靈王敝邑之往則畏執事其謂寡君而固有

外心其不往則宋之盟云云交進退罪也寡君

使虎布之宣子使叔向對曰君若辱有寡君在楚何害脩宋盟也君苟思盟寡君乃知免於戾矣君若不有寡君雖朝夕辱於敝邑寡君猜焉君實有心何辱命焉君其往也苟有寡君在楚猶在晉也張趯使謂大叔曰自子之歸也小人冀除先人之敝廬曰子其將來今子皮實來小人失望大叔曰吉賤不獲來賤非上卿畏大國尊夫人也且孟曰而將無事吉庶幾焉孟張趯也庶幾如趯言

小邾子來朝

小邾穆公來朝季武子欲卑之不敬以諸侯禮待之穆叔曰不

可曹滕二邾實不忘我好敬以逆之猶懼其貳又卑一睦焉一睦謂小邾逆羣好也其如舊而加敬焉志曰能敬無災又曰敬逆來者天所福也季孫從之

八月大雩

八月大雩齊侯田於菖菖齊東竟盧蒲癸見泣且

請曰余髮如此種種余奚能為種種也公曰諾吾告二子二子子子尾歸而告之子尾欲復之子雅不可曰彼其髮短而心甚長其或寢

處我矣襄二八年癸嘗有是言故子雅以此為對九月子雅放盧蒲癸于北燕

冬大雨雹

○北燕伯欵出奔齊

燕簡公多嬖寵欲去諸大夫而

立其寵人冬燕大夫比以殺公之外嬖

比相親比

公懼奔齊書曰北燕伯欵出奔齊罪之也

○

欲與鄭伯共田

既享子產乃具田備王以田江南

之夢

楚之

齊公孫竈率司馬竈見晏子

竈司馬

雲夢跨江南北

○

夫曰又喪子雅矣晏子曰惜也子

旗不免殆哉姜族弱矣而嬖將始昌

嬖陳氏

二惠

競爽猶可

子雅子尾皆惠公孫競疆也

又弱一介焉姜其

危哉

春秋卷第十七

春秋卷第十八

左氏傳

昭公二

四年春王正月大雨雹

雹公穀大
作雪雨雹季武

子問於申豐曰雹可禦乎
豐魯大夫也申對曰聖人
在上無雹雖有不為災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

陸道也謂夏十二月日西陸朝覲而出之也覲見

星晨見之中西道之壘其藏冰也深山窮谷固陰

涇寒於是乎取之涇閉也必取積其出之也朝

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用之其藏之也黑牡

秬黍以享司寒秬黍司寒玄冥北其出之也

挑弧棘矢以除其災將御至其出入也時食肉

之祿冰皆與焉大夫命婦喪浴用冰婦命

喪浴皆得用冰祭寒而藏之獻羔而啓之春分

自命夫命婦至於老疾無不受冰見東方始頌冰山人

取之縣人傳之縣人遂屬輿人納之隸人藏之

之也周也周密其用之也徧則冬無愆陽冬夏無

伏陰寒夏春無淒風秋無苦雨雷出不震無蓄霜

雹癘疾不降民不夭札折短今藏川池之冰棄而

不用冰不藏山谷之風不越而殺雷不發而震散越

也也雹之為蓄誰能禦之七月之卒章

藏冰之道也卒章日二之日納于凌陰夏楚

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

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

子佐淮夷會于申楚人執徐子

淮夷不殊會以見其類之同書執徐子春王正危會申之諸侯也楚子專會諸侯始此

月許男如楚楚子止之遂止鄭伯復田江南許

男與焉使椒舉如晉求諸侯求專會二君待之

鄭許椒舉致命曰寡君使舉曰日君有惠賜盟

于宋曰晉楚之從交相見也以歲之不易寡人

願結驪於二三君使舉請閒請其暇君若苟無四

方之虞則願假寵以請於諸侯晉侯欲勿許司

馬侯曰不可楚王方侈天或者欲逞其心以厚

其毒而降之罰未可知也其使能終亦未可知

也晉楚唯天所相不可與爭君其許之而修德

以待其歸若歸於德吾猶將事之况諸侯乎若

適淫虐楚將棄之吾又誰與爭公曰晉有三不

殆其何敵之有國險而多馬齊楚多難多難

有是三者何鄉而不濟對曰恃險與馬而虞鄰

國之難是三殆也四嶽東岱西華三塗陽城二

皆在河南大室中嶽荆山在荆豫中南終南九州之

險也是不一姓冀之北土代燕馬之所生無與國
 焉恃險與馬不可以為固也從古以然是以先
 王務修德音以亨神人亨古享字不聞其務險與馬
 也鄰國之難不可虞也或多難以固其國啓其
 疆土或無難以喪其國失其守宇四每為字若何虞
 難齊有仲孫之難而獲桓公至今賴之仲孫公孫無知
 晉有里平之難而獲文公是以為盟主里克鄭衛
 邢無難敵亦喪之閔二年狄滅衛信二十五年衛滅邢故人之難
 不可虞也恃此三者而不修政德亡於不暇又
 何能濟君其許之紂作淫虐文王惠和殷是以

隕周是以與夫豈爭諸侯乃許楚使使叔向對
 曰寡君有社稷之事是以不獲春秋時見言不自得
往謙諸侯君實有之何辱命焉椒舉遂請昏蓋楚
子遣舉時晉侯許之楚子問於子產曰晉其許
兼使求昏我諸侯乎對曰許君晉君少安不在諸侯少安猶言
少情謂志不在諸侯其大夫多求莫匡其君在宋之盟又
 曰如一晉楚同也若不許君將焉用之馬用宋盟王曰諸
 侯其來乎對曰必來從宋之盟承君之歡不畏
 大國大國晉也何故不來不來者其魯衛曹邾乎曹
 畏宋邾畏魯魯衛偪於齊而親於晉唯是不來

其餘君之所及也誰敢不至王曰然則吾所求者無不可乎對曰求逞於人不可與人同欲盡濟夏諸侯如楚魯衛曹邾不會曹邾辭以難公辭以時祭衛侯辭以疾鄭伯先待于申六月丙午楚子合諸侯于申椒舉言於楚子曰臣聞諸侯無歸禮以為歸今君始得諸侯其慎禮矣霸之濟否在此會也夏啓有鈞臺之享啓禹子自商湯有景亳之命景山名亳湯都周武有孟津之誓將伐紂成有岐陽之蒐成王歸自奄蒐于岐山之陽康有鄆宮之朝鄆有靈臺穆有塗山之會塗山名會稽山名齊桓有台陵之

師在僖四年晉文有踐土之盟在僖二年君其何用宋

向戌鄭公孫僑在諸侯之良也君其選焉選擇所用

王曰吾用齊桓王使問禮於左師與子產左師

曰小國習之大國用之敢不薦聞獻公合諸侯

之禮六宋爵公故子產曰小國共職敢不薦守

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鄭伯爵故君子謂合

左師善守先代子產善相小國王使椒舉侍於

後以規過規正會失卒事不規王問其故對曰禮

吾所未見者有六焉又何以規宋大子佐後至

王田於武城久而弗見椒舉請辭焉請謝王使

往曰屬有宗祧之事於武城言為宗廟田獵寡君將墮

幣焉敢謝後見墮幣祭畢墜幣也恨其後至託此為辭徐子吳出

也以為貳焉故執諸申楚子示諸侯侈椒舉曰

夫六王二公之事六王啓湯武成康穆二公桓文皆所以示諸

侯禮也諸侯所由用命也夏桀為仍之會有緡

叛之仍緡皆國名商紂為黎之蒐東夷叛之黎東夷國名

周幽為大室之盟戎狄叛之皆所以示諸侯汰

也諸侯所由棄命也今君以汰無乃不濟乎王

弗聽子產見左師曰吾不患楚矣汰而復諫不

過十年左師曰然不十年侈其惡不遠遠惡而

後棄惡及遠人棄之善亦如之

德遠而後興楚為十三年弒君傳

秋七月楚子

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

淮夷伐吳執齊慶封殺之遂滅

賴賴公穀作厲不冉書楚子不子楚以討也秋七月楚

子以諸侯伐吳宋大子鄭伯先歸經所以更叙諸

也侯宋華費遂鄭大夫從吳使屈申圍朱方朱

齊慶封所封八月甲申克之執齊慶封而盡滅

其族將戮慶封椒舉曰臣聞無瑕者可以戮人慶封唯逆命謂君是以在此其肯從於戮乎不言

肯默而從戮播於諸侯焉用之王弗聽負之斧鉞以

徇於諸侯使言曰無或如齊慶封弑其君弱其

孤以盟其大夫慶封曰無或如楚共王之庶子

圍弑其君兄之子麋而代之盟諸侯王使速

殺之遂以諸侯滅賴賴子面縛銜璧士袒輿櫬

從之造於中軍王問諸椒舉對曰成王克許在

從之遷賴於鄢鄢楚楚子欲遷許於賴使鬬韋

從之六許僖公如是王親釋其縛受其璧焚其櫬王

龜與公子棄疾城之而還韋龜子申無宇曰楚

禍之首將在此矣召諸侯而來伐國而克城竟

莫校謂築城外竟王心不違民其居乎事不違

安得民之不處其誰堪之不堪王命乃禍亂也

九月取鄢

鄢莒丘公立而不撫鄢鄢叛而來故

曰取凡克邑不用

鄭子產作丘賦丘十六

師徒曰取著丘公

馬一匹牛三頭子產國

人謗之曰其父死於路謂子國為已為蠆尾謂

產毒害百姓以令於國國將若之何子寬以告子寬

夫子產曰何害苟利社稷死生以之且吾聞為

善者不改其度故能有濟也民不可逞度不可

改詩曰禮義不愆何恤於人言詩逸吾不遷矣渾

罕曰國氏其先亡乎渾罕子寬君子作法於涼其敵

猶貪也涼薄作法於貪敵將若之何姬在列者列

也國蔡及曹滕其先亡乎偪而無禮蔡偪楚曹鄭

先衛亡偪而無法楚偪晉政不率法冬吳伐楚

而制於心民各有心何上之有冬入棘櫟

麻棘櫟麻皆以報朱方之役楚沈尹射奔命於

夏汭夏汭漢歲尹宜咎城鍾離宜咎陳大夫襄

遂啓疆城巢然丹城州來然丹鄭穆公孫子東

國水不可以城東國即彭生罷賴之師彭生楚

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卒初

子去叔孫氏及庚宗成十六年辟僑如遇婦人

使私為食而宿焉問其行告之故哭而送之適

齊娶於國氏齊正卿生孟丙仲壬夢天壓已弗

勝穆子夢天顧而見人黑而上僂上僂深目

而緞冢口象號之曰牛助余乃勝之夢中呼其

已助旦而皆召其徒無之且曰志之徒從者無與

也識及宣伯奔齊饋之穆子饋宣伯曰魯以先子

之故將存吾宗必召女召女何如對曰願之久

矣魯人召之不告而歸既立所宿庚宗之婦人

獻以雉問其姓姓謂子也對曰余子長矣能奉

雉而從我矣召而見之則所夢也未問其名號

之曰牛曰唯皆召其徒使視之遂使為豎豎小

有寵長使為政為家公孫明知叔孫於齊公孫

長而後使逆之子孟丙田於丘籓丘籓遂遇疾

焉豎牛欲亂其室而有之強與孟盟不可叔孫

為孟鐘曰爾未際未與諸大夫饗大夫以落之以

日血豐鐘既具使豎牛請日請享入弗謁出命之

日詐命而及賓至聞鐘聲牛曰孟有北婦人之

客北婦人國姜怒將往牛止之賓出使拘而殺

諸外丙殺孟牛又強與仲盟不可仲與公御菜書

觀於公菜書公御士仲公與之環賜玉使牛入

示之孫叔入不示出命佩之牛謂叔孫見仲而

何而何猶如何也叔孫曰何為曰不見既自

見矣仲言雖不見公與之環而佩之矣遂逐之奔

齊疾急命召仲牛許而不召杜洩見告之飢渴

齊疾

命召仲牛許而不召杜洩見告之飢渴

命召仲牛許而不召杜洩見告之飢渴

命召仲牛許而不召杜洩見告之飢渴

命召仲牛許而不召杜洩見告之飢渴

命召仲牛許而不召杜洩見告之飢渴

命召仲牛許而不召杜洩見告之飢渴

命召仲牛許而不召杜洩見告之飢渴

命召仲牛許而不召杜洩見告之飢渴

授之戈

杜洩叔孫宰也牛不食對曰求之而至

又何去焉

言求食可得豎牛曰夫子疾病不欲

見人使實饋于个而退

个東廂牛弗進則置虛命

徹寫器令空

十二月癸丑叔孫不食乙卯率牛

立昭子而相之

昭子豹庶公使杜洩葬叔孫豎

牛賂叔仲昭子與南遺

昭子叔仲帶也南遺季氏家臣使惡杜

洩於季孫而去之杜洩將以路葬且盡卿禮王路

且冢鄉無路介卿以葬不亦左乎冢鄉謂季

孫曰然使杜洩舍路舍置不可曰夫子受命於

孫所賜叔車

朝而聘於王在襄二十四年王思舊勲而賜之路復命

而致之君君不敢逆王命而復賜之使三官書

之吾子為司徒實書名謂季孫也書夫子為司

馬與工正書服夫子謂叔孫服孟孫為司空以

書勲今死而弗以是棄君命也書在公府而弗

以是廢三官也若命服生弗敢服死又不以將

焉用之乃

使以葬

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

襄十一年始立中軍季孫謀去

中軍豎牛曰夫子固欲去之誣叔孫以五年春

王正月舍中軍卑公室也罷中軍季孫稱左師

以叔孫為軍名毀中軍于施氏成諸臧氏季孫不欲親

毀置初作中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季氏盡

征之叔孫氏臣其子弟孟氏取其半焉及其舍

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擇取二子各一皆盡

征之而貢于公公室無民三家自以書使杜洩

告於殯叔孫曰子固欲毀中軍既毀之矣故告

杜洩曰夫子唯不欲毀也故盟諸僖闕詛諸五

父之衢皆在襄受其書而投之帥士而哭之叔痛

見誣叔仲子謂季孫曰帶受命於子叔孫曰葬

鮮者自西門不以壽終為鮮西季孫命杜洩杜

洩曰卿喪有朝魯禮也從生存朝吾子為國政

未改禮而又遷之羣臣懼死不敢自也自從既

葬而行洩奔仲至自齊季孫欲立之南遺曰叔

孫氏厚則季氏薄彼實家亂子勿與知不亦可

乎南遺使國人助豎牛以攻諸大庫之庭攻仲

魯城內有大庭氏司官射之中目而死豎牛取

東鄙三十邑以與南遺孫取叔昭子即位朝其家

衆曰豎牛禍叔孫氏使亂大從使亂大殺適立

庶又披其邑將以赦罪也披折罪莫大焉必速殺

之豎牛懼奔齊孟仲之子孟丙仲殺諸塞關之

外齊魯界投其首於寧風之棘上齊寧地仲尼曰

叔孫昭子之不勞不可能也已不為功周任有言

曰為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詩云有覺德行

四國順之初穆子之生也莊叔以周易筮之莊叔

得穆子父遇明夷坤離之謙坤艮以示

卜楚丘曰是將行奔行出而歸為子祀以讒人入

其名曰牛卒以餒死明夷日也離為日日之數

十甲至故有十時亦當十位自王已下其二為

公其三為卿日中當王食時當公平朝為卿雞

為隸日出入為僚晡時為僕日昃為臺日上其中

日中盛明食日為二位公旦日為三位卿明夷之謙

明而未融其當旦乎融朗也日在地中明故曰

為子祀莊叔日之謙當鳥故曰明夷于飛離為

鳥離變為謙日之謙當鳥明而未融故曰垂其翼於日為

垂翼為象日之動故曰君子于行初九有君子象

將辟難之位故當三在旦故曰三日不食朝位在非

食時故曰離火也艮山也離為火火焚山山敗

離艮合於人為言艮為言敗言為讒故曰有攸往

於人為言艮為言敗言為讒故曰有攸往

主人有言言必讒也離變為艮故言有所往往

見敗故純離為牛離易卦彖辭世亂讒勝勝將

適離故曰其名曰牛獨存故知名牛謙不足

飛不翔謙道冲退垂不峻翼不廣峻高也

故曰其為子後乎知不遠翔故吾子亞卿也抑

少不終朝日正卿之位終盡卦體蓋引而致之

楚殺其大夫屈申

楚子以屈申為貳於吳乃殺之以屈

生為莫敖建子屈使與令尹子蕩如晉逆女過鄭

鄭伯勞子蕩于汜勞屈生于菟氏記菟氏皆鄭地晉侯

送女子邢丘子產相鄭伯會晉侯于邢丘傳言諸侯

楚畏晉韓宣子如楚送女叔向為介鄭子皮子大

叔勞諸索氏索氏鄭地大叔謂叔向曰楚王汰侈已

甚子其戒之叔向曰汰侈已甚身之災也焉能

及人若奉吾幣帛慎吾威儀守之以信行之以

禮敬始而思終終無不復從而失儀從順敬

而不失威道之以訓辭奉之以舊法考之以先

王度之以二國雖汰侈若我何及楚楚子朝其

大夫曰晉吾仇敵也苟得志焉無恤其他今其

來者上卿上大夫也韓起上卿也若吾以韓起

為閹

別足使守門

以羊舌肸為司官

加官刑

足以辱晉

吾亦得志矣可乎大夫莫對遂啓疆曰可苟有

其備何故不可恥匹夫不可以無備况恥國乎

是以聖王務行禮不求恥人朝聘有珪

珪以享為信

覲有璋

享饗也覲見也臣為君使執璋

小有述職

諸侯適天子曰述職大

有巡功

天子巡守功

設机而不倚爵盈而不飲

行禮宴有好貨

車衣服

殮有陪鼎

陪熟食加也

入有郊勞

出有贈賄禮之至也國家之敗失之道也則禍

亂與城濮之役晉無楚備以敗於邲邲之役楚

無晉備以敗於鄆自鄆以來晉不失備而加之

以禮重之以睦是以楚弗能報而求親焉既獲

姻親又欲恥之以名寇讎備之若何誰其重此

言怨重

若有其人恥之可也

有賢人以敵晉則可恥之

若其未

有君亦圖之晉之事君臣曰可矣求諸侯而麋

至

麋羣也

求昏而薦女君親送之上卿及上大夫

致之猶欲恥之君其亦有備矣不然奈何韓起

之下趙成中行吳魏舒范鞅知盈

成趙武子吳即荀

舌肸之下祁午張趯藉談女齊梁丙張骼輔躒

苗賁皇皆諸侯之選也韓襄為公族大夫韓須

受命而使矣

襄無忌子韓須年雖幼已任出使

箕襄邢帶

二人韓氏

族叔禽叔椒子羽皆起庶子皆大家也韓賦七邑皆

成縣也成縣賦百乘韓一邑羊舌四族皆疆家也四族

伯華叔向叔魚叔虎兄弟四人晉人若喪韓起楊肸五卿八大

夫楊肸叔向輔韓須楊石石叔向子因其十家九縣

韓七羊舌四言十家舉長轂九百長轂戎車其餘四

十縣遺守四千計遺守國者奮其武怒以報其

大恥伯華謀之中行伯魏舒帥之伯中行吳其蔑不

濟矣君將以親易怨實無禮以速寇而未有其

備使羣臣往遺之禽以逞君心使楚羣臣遺晉禽獲何不

可之有王曰不穀之過也大夫無辱厚為韓子

禮王欲赦叔向以其所不知而不能亦厚其禮

韓起反鄭伯勞諸圍圍鄭地辭不敢見禮也奉使君命

未反故公如晉禮晉侯謂女叔齊曰魯侯不亦

善於禮乎對曰魯侯焉知禮公曰何為自郊勞

至于贈賄禮無違者何故不知對曰是儀也不

可謂禮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

也今政令在家不能取也有子家羈弗能用也

羈莊公玄孫奸大國之盟陵虐小國利人之難不知

其私謂取鄭取鄆而不自知有私難公室四分民食於他他家謂

思莫在公不圖其終無為公謀終始者為國君難將及

身不恤其所禮之本末將於此乎在在恤民與憂國而

屑屑焉習儀以亟言以習儀為急言善於禮

不亦遠乎君子謂叔侯於是乎知禮 ○ 鄭罕

齊娶於子尾氏晏子驟見之陳桓子問

其故對曰能用善人民之主也謂授子夏營

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牟婁防邑茲三

卿而書尊地也尊重也重地故書名營人愬于晉晉侯欲

來奔兩夏營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牟夷非

止公范獻子曰不可入朝而執之誘也討不以

師而誘以成之惰也為盟主而犯此二者無乃

不可乎請歸之閒而以

師討焉閒暇也乃歸公 秋七月公至自

晉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蚡

泉蚡公作潰穀作黃○蚡泉魯地秋七月公至自晉營人來

秦伯卒秦后子復歸于秦景公卒故也冬楚子蔡

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

人伐吳

越始見經而書人便文也

冬十月楚子以諸侯

射以繁揚之師會于夏汭

遂射楚大夫

越大夫常壽

過帥師會楚子于瑣

瑣楚地

聞吳師出遂啓疆帥

師從之遽不設備吳人敗諸鵲岸

鵲岸楚地

楚子以

駟至于羅汭

羅水名

吳子使其弟蹇由犒師楚人

執之將以釁鼓王使問焉曰女卜來吉乎對曰

吉寡君聞君將治兵於敝邑卜之以守龜曰余

亟使人犒師請行以觀王怒之疾徐而為之備

尚克知之

言吳令龜如此

龜兆告吉曰克可知也君若

驩焉好逆使臣滋敝邑

休息而忘其死

休懈也言懈忘

忘

禍亡無日矣今君奮焉震電馮怒

馮盛也

虐執使

臣將以釁鼓則吳知所備矣敝邑雖羸若早脩

完其可以息師

息楚師

難易有備可謂吉矣且吳

社稷是卜豈為一人使臣獲釁軍鼓而敝邑知

備以禦不虞其為吉孰大焉國之守龜其何事

不卜一臧一否其誰能常之城濮之兆其報在

邲今此行也其庸有報志

城濮戰楚卜吉其效乃在邲言吳有報楚

意乃弗殺楚師濟於羅汭沈尹赤會楚子次於
萊山遂射帥繁揚之師先入南懷楚師從之及
汝清南懷汝清皆楚界吳不可入楚子遂觀兵於坻箕
之山是行也吳早設備楚無功而還以蹶由歸
楚子懼吳使沈尹射待命于巢
遂啓疆待命于雩婁禮也善有備

六年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

春王正月杞文公卒吊如葬秦景公

六年

大夫如秦葬

三月鄭人鑄刑書

鑄刑書於鼎以為國

景公禮也

叔向使詒子產書曰始吾

有虞於子

虞謂準法以為已法

今則已矣昔先王議事以

制不為刑辟懼民之有爭心也

臨事制刑不豫設法

猶不

可禁禦是故閑之以義糾之以政行之以禮守

之以信奉之以仁制為祿位以勸其從嚴斷刑

罰以威其淫懼其未也故誨之以忠聳之以行

教之以務使之以和臨之以敬涖之以彊斷之

以剛猶求聖哲之上明察之官忠信之長慈惠

之師民於是乎可任使也而不生禍亂民知有

辟則不忌於上並有爭心以徵於書而徵幸以
成之權移於法故民不畏上因危弗可為矣夏
文以生爭微幸以成其巧偽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
政而作九刑三辟之興皆叔世也今吾子相鄭
國作封洫在襄三立謗政賦作丘制參辟鑄刑書
謂用法將以靖民不亦難乎詩曰儀式刑文王
之德日靖四方又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如是
何辟之有民知爭端矣將棄禮而徵於書錐刀
之末將盡爭之錐刀末亂獄滋豐賄賂並行終
子之世鄭其敗乎所聞之國將亡必多制其此

之謂乎復書曰若吾子之言僑不才不能及子
孫吾以救世也既不承命敢忘大惠以見箴士
文伯曰火見鄭其火乎火心星周火未出而作
火以鑄刑器藏爭辟焉藏爭競火如象之不火
何為
夏季孫宿如晉
夏季孫宿如晉
拜莒田也
謝受
致災
相感
不晉侯享之有加籛武子退使行人告曰小國
之事大國也苟免於討不敢求貺得貺不過三
獻周禮大今豆有加下臣弗堪無乃戾也無乃
夫三獻韓宣子曰寡君以為驩也對曰寡君猶未敢况

下臣君之隸也敢聞加貶固請徹加而後卒事晉人以為知禮重其好貨之貨好葬祀

文公○宋華合比出奔衛宋寺人柳有寵

有寵於平公大子佐惡之華合比曰我殺之柳聞之

乃坎用牲埋書詐為盟處而告公曰合比將納亡人

之族亡人華臣襄十七年奔衛既盟于北郭矣公使視之有

焉遂逐華合比比奔衛於是華亥欲代右師

乃與寺人柳比從為之徵曰聞之久矣合聞

公使代之見於左師左師曰女夫也必亡謂夫

亥華女喪而宗室於人何有人亦於女何有詩曰

宗子維城毋俾城壞毋獨斯畏女其畏哉為二十年

六月丙○楚公子棄疾如晉報韓

子也過鄭鄭罕虎公孫

僑游吉從鄭伯以勞諸相辭不敢見不敢當國君之勞相

地鄭固請見之見如見王楚如見王以其乘馬八匹私

面鄭私伯見見子皮如上卿楚如見以馬六匹見子產

以馬四匹見子大叔以馬二匹禁芻牧採樵不

入田不犯田種不樵樹不采蕪也蕪種不抽屋不強句

不斂所舍不誓曰有犯命者君子廢小人降舍

不為暴主不恩賓舍止也往來如是鄭三卿皆

知其將為王也三卿罕虎公韓宣子之適楚也

楚人弗逆公子棄疾及晉竟晉侯將亦弗逆叔

向曰楚辟我衷辟邪也若何效辟詩曰爾之教

矣民胥效矣從我而已焉用效人之辟書曰聖

作則書逸無寧以善人為則而則人之辟乎匹夫

為善民猶則之况國

君乎晉侯說乃逆之

秋九月大雩

月大雩

楚遠罷帥師伐吳徐儀楚聘

早也

夫楚子執之逃歸懼其叛也使遠洩伐徐遠洩

夫吳人救之令尹子蕩帥師伐吳師于豫章而

次于乾谿乾谿楚吳人敗其師於房鍾房鍾獲

宮廩尹棄疾闞韋龜之父子蕩歸罪於遠洩而

殺之

冬叔弓如楚

齊侯

伐北燕

十一月齊侯如晉請伐北燕也士

侯許之十二月齊侯遂伐北燕將納簡公伯三

晏子曰不入燕有君矣民不貳吾君賄左

昭公

右諂諛作大事不
以信未嘗可也

春秋卷第十八

